

一个用灵魂丈量世界的智者

十年闯荡 9  
金三角

张伯金 著

BOOKOO.com.cn

一个闯入坤沙集团者的自述

张伯金 著

# 八年闯荡金三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予博库独家销售该书 ebook



作者在金三角罂粟花地里



隐居荔枝园（泰国北部山区）



作者在国民党残军总部美斯乐伍丕荣的废弃酒厂里与伍丕荣的太太小孩合影



此照片摄于荔枝园。前三位是被人贩子卖到曼谷妓院的四川姑娘，后被作者与刘将军救出。后排右起为刘太太、刘将军。作者与原远征军的一位老兵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http://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http://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 第九部：坤沙论毒，缅军偷袭金三角

### 告别鸦片，只身隐居荔校园

1989年3月20日，我抵达贺蒙镇，见到了大毒梟坤沙。在坤沙的客厅里，我们谈论起各自对时局的见解，我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令坤沙钦佩不已。但经验老到的坤沙并没有完全相信我，会面之后，他巧设机关对我进行屡次试探考查……不久，缅甸政府军大举围剿金三角，坤沙带领属下以贯常的游击战与缅军进行殊死周旋……我也因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告别了金三角……

#### 一、与坤沙论毒

1989年3月20日，我在黄师长的陪同下，抵达“掸帮革命政府”所在地贺蒙镇。“掸帮革命政府”副主席兼“掸帮联合军”总司令坤沙、总参谋长张苏泉两人亲自走出“政府”大楼欢迎。坤沙上前握住我的手道：“米斯特张，我代表掸帮民族革命政府欢迎你！……”

#### 二、真假较量

那天夜里天特别黑，我什么也看不见，在两个卫兵的搀扶下，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走着走着，只听“呼呼呼”几声闷响，两个卫兵应声倒下了。我一看大事不好，便急忙抽枪，可是早被四只大手按住，嘴里被塞上毛巾，他们把我捆起来装进一条麻袋……

#### 三、直言论张家

中午十一点我们才回到贺蒙镇，坤沙与张苏泉正在总司令部等我。我一进门，坤沙上前握住我的手道：“张老弟，你受惊啦！”“这帮人真可恶！一定要查出他们是什么人，杀他几个，为张老弟出出这口恶气！”张苏泉握住我的手道：

“快坐，快坐，讲讲他们为什么绑架你。”坤沙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又亲自为我倒杯水。

#### 四、苗家山战役

苗家山大战打响了。缅军三个师两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

向坤沙阵地推进，整个苗家山区方圆一百多公里，炮火连天。经过五天的激战，坤沙部队全部撤到萨尔温江这边。萨尔温江防线也只守了四天，就被缅军攻克。坤沙大骂：“狗鸡巴操的，都是一群饭桶！……”

## 五、激战河谷

六师故意退出阵地并布满了地雷，当三颗信号弹升空时，六师便按动遥控器，阵地上的缅军死伤惨重。六师乘机反扑，与此同时，战区南、北两路大军同时进攻缅军八十八师师部。三路大军扑向缅军，整个河谷直杀得天昏地暗……

## 六、大获全胜

缅军先是飞机大炮，后是大部队进攻。我军三个师抵抗一会儿之后，面向后撤退。缅军紧追不舍，被引入星月联欢雷阵区。我军引爆中心地雷，四处地雷分别爆炸，整个战场全面开花……

## 七、土瓦山寨遇险

屋里摆好了香案，我与曼蒙拉每人拿了三支香点着，然后插进香炉里，两人都跪在香案前开始磕头。三个头磕罢之后，由我先报姓名与出生年月：“我掸帮民族革命军东北战线前线代总指挥……”我的话还没说完，曼蒙拉吓得急忙起身指着我倒：“你是米斯特张？”“要结拜，你总不能让我胡说八道吧！”“来人！把他们仨人给我拿下！”

## 八、告别鸦片基地

坤沙说到做到，他让手下带我到处参观，海洛因工厂、鸦片种植基地、中文学校、军事学校等等，转了个遍，并且有问必答，没有人再敢怀疑我了，更没人敢阻拦我。半个月后，我便向坤沙提出回泰国，坤沙亲自为我饯行。

## 九、隐居荔校园

回到泰北之后，我搬进山里，开始了隐居生活。

茅山真仙之遺泉之水之福之善舍則謂之清水第三  
江之古茅及熟滿園在三年夏秋領金身存在此茅園

# 第九部

坤沙論毒，緬軍偷襲金三角  
告別鴉片，只身隱居荔枝園





## 一、与坤沙论毒

1989年3月20日，我在黄师长的陪同下，抵达“掸邦革命政府”所在地贺蒙镇。“掸邦革命政府”副主席兼“掸邦联合军”总司令坤沙、总参谋长张苏泉两人亲自走出“政府”大楼迎接我与黄师长。

今天，坤沙穿戴十分讲究，他一身军服，精神也特别好。张苏泉满面笑容地走在坤沙后面。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对于我与黄师长的到来，他们十分高兴。

坤沙上前握住我的手道：“米斯特张，我代表掸邦民族革命政府欢迎你！”

“总司令，这次来你一亩三分地上，不会再来一次开刀问斩吧？”我开玩笑地说着，上前握住坤沙的手。

“好朋友是打出来的！不打不成交嘛！”坤沙笑呵呵地说。

晚宴上，众人欢聚一堂，坤沙为我们接风洗尘，自然另有一番热闹。

晚宴之后，我们四人聚在坤沙客厅里，开始谈论起各人对时局的见解。

“米斯特张……”

张苏泉刚刚开口，我立刻打断他的话道：“诸位，咱们今日能在这里欢聚一堂，也是咱们的缘分！我建议大家都不必客气，请你们称我为老张或张老弟，这样称呼一是方便，二是亲切，你们看掸邦民族革命政府掸邦民族联合军司令部东北战区前沿指挥部×年×月×日如何？”

“痛快！那我就称你为张老弟如何？”坤沙道。

“好，这样我听了顺耳些。”我说。

“张老弟，据说你读过很多书，见识很广，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据说有一次你带马帮运货，缅军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你三十九个人，却被你用巧计冲破敌人的包围，这是真的吗？”张苏泉问。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不至于逃生此地了。我能逃出缅军重围，只能说天不该灭我，正如你与总司令一样，一次又一次渡过危机，这也不正是天不该灭你们吗？”我道。

“说得好！说得好！狗鸡巴操的，天不该灭我！”坤沙哈哈大笑道。

“你认为如何能治理好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张苏泉问。

“子曰：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就是说，治理天下一共有四种方法，一是忠爱，二是无私，三是用贤，四是度量。忠爱是为人父母的品德，父母不一定是贤良、聪明、大才之辈，但是，他们对孩子总是爱护备至，操心不已，个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贤良的人，将来成为一个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治理天下的人也必须如此，爱天下所有的人，希望他们都成为贤良之辈，将来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二是无私，天地对万物没有偏私，承袭这种操行的人，称之为天子，这里也指治理一方的首领们。三是用贤，凡治国之道，莫过于运用智慧，运用智慧之道，莫过于任用贤者。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统治者，必须有一双伯乐识千里马的慧眼。四是度量，这里指宽容人的限度。只要按照古人所说的这四条去做，没有治理不好天下的道理。”我抽着烟侃侃而谈。

“说得有理！说得有理！”坤沙道。

“那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重用？”张苏泉问。

“我可以回答你什么样的人不可以重用。”我道。

“一回事。”坤沙不以为然地说道。

“以势压人的人不可重用；急于求功冒进的人不可重用；能说会道的人不可重用。”我道。

“嗯！为什么？”坤沙问。

“以势压人的人，往往大肆谋取私利；急于求功冒进的人，往往为己兼并别人；能说会道的，往往虚多实少。因此，这三种人最危险。这个道理我是从孔子《说苑·尊

贤》一文中得知的。”我道。

“一个政权，要想长期巩固，必须做什么？”张苏泉问。

“必须统一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育。统一赏赐，兵力就无敌天下；统一刑罚，政令就能实行；统一教育，臣下就服从中央。赏赐明，不会费财；刑罚明，不必杀戮；教育明，不会变更。这样，人民知道自己的义务，大臣知道自己的责任。”我道。

“一个统治集团，最怕什么？也就是说，直接危害到统治集团灭亡的要害是什么？”张苏泉问。

“一是机构重叠臃肿；二是官员腐化堕落，这两条是导致一个政权灭亡的致命因素。”我道。

“怎样能看出一个政权面临灭亡的危险？”坤沙问。

“很简单，用三少三多就能看出来。”我道。

“哪三少哪三多？”张苏泉问。

“一是政府机构少；二是警察少；三是税收项目少。三少能使民富国强。反之三多则政权动摇，多得出奇时，政权就要灭亡了。从古至今，历来如此。”我道。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坤沙对这个问题也好像很感兴趣。

“政府机构少，官员自然就少，这样，人民的负担就轻。比如说，一个县有一千万人口，每人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十块钱的税，那就是一个亿。如果这个县政府只有几个机构，官员不足十人或二十人，这个县的开支最多只有总税金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税金可以全部上缴给国家。但是，机构庞大到有上万人，这个县的税金连本身都难以维持，哪还有税金上缴给国家呢？必然就导致人民多缴税，税金项目增多，人民负担不起，就会起来造反，要镇压人民，必须不断增加警察兵力，又造成警察队伍猛增，人民的负担就越来越重。人民负担越重越起来反抗。政府面临着经济危机又导致政治危机。你们说，这个政府能长久吗？”我道。”

“很有道理！”张苏泉道。

“老子说过：天至其高，地至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阴阳和，非有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万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悦穆胸中，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逸民，无劳役，无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绝国殊俗，莫不重泽而至，非家至而人见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令虽明，不能独行，必待精诚，故总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精诚弗至也。”我一口气背出《精诚》篇上段。

“我听不明白。”坤沙道。

“老子说，天极尽其高，地极尽其厚，日月光辉，群星明朗；阴阳二气协调，这些都不是谁造出来的，而是万物自生自灭的自然规律。阴阳四时，并不是为万物而有的；雨露按时降下，也不是为养草木而降。神明照临，阴阳和谐，万物由此而生。这如同金三角这个大世界，金三角所有的山山水水，万物之宝，不是为你们掸邦而生，更不是为你坤沙、张苏泉而存在，你们是在这个自然条件下而生存，即使没有你们的存在，它们照样存在在这里。道是精神藏匿于内心，虚静恬淡，心中和悦。道空阔广大而无痕迹，静寂默然而无声音，以此治民，官府的官员就无事可做了，朝廷也就不成日忙得昏头昏脑了。世上也没有不愿做官的隐士了。没有劳役、没有冤刑，天下人谁不尊敬这样的有德明君呢？人民大众的存在，不是为官府而存在的。他们的存在与大自然一样，官府、国家，是因为先有他们的存在而后生。自古以来，只有人民起来推翻政权，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把人民大众彻底推翻和消灭。这个道理如同江河湖泊中的水，平日里，水为万物所用，其中包括人类。但是，一旦水发起怒来，却又能毁掉万物。洪水泛滥就是洪水发怒之时。再说，当官的成日忙得满头大汗，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无能之辈，或者政权即将灭亡。一个好官，应该说成日无事可做才是好官；才是有本领的有德官员。一国之君，如果成日忙得连屁都无空放，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很危险，有可能离他的末日不远啦。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就是说，违背天意残害万物，其中包括人类，就会日月亏损，五星不能正常运行，四时不相协调，白昼昏暗，夜晚明亮，山岭崩裂，河流干涸，冬天打雷，夏天降霜。天象与人事是相通的，

国家危亡天象变化，世事混乱，虹霓出现，万物也跟随变化，气候失常，南冷北暖，精气相为逼迫，还有不败之理吗？”我道。

“太精彩啦！没有想到你张老弟有如此见解。”张苏泉道。

“真是一位天下的奇才呀！”坤沙道。

“诸位过奖了，我只是多读了些书罢了。”我道。

“张老弟，我想请教一下，万物的生存，其中包括人类，要依靠什么而生存？”张苏泉问。

“天地和顺，阴阳生育万物，靠的只是一个‘气’字。因此，上下背离，‘气’就上升；君臣不和，五谷不收。中国节气中有个冬至，冬至前四十六天中，天暖没有下降，地暖没有升腾，阴阳游移不定，呼出与吸收之气互相浸淫繁衍，包容了所有的风情，斟酌各种不同的内容，吸取彼此有益的部分，互相调和酝酿，从而生成抚育了天下万物。因此，如果春季肃杀，秋季繁荣，冬季打雷，夏季降霜，这些都是险恶之气所造。由此说，天地宇宙，就像一个人的身子一样，六合之内，就像一个人的体势一样。明了人的本性，清楚审查符验，任何怪异的东西都无法迷惑他。”我道。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怎样才能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坤沙问。

“万物处于同一宇宙，不同形体之物都直接或间接为人类所用，虽然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类有共同的生存需求和欲望，但各自认知的不同又决定了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是不同的。于是，人又有聪明和愚笨之分，导致对事物看法上的差异。如果聪明智慧不相同的人却具有相同的权势和地位，谋取私利的人又得不到惩罚，放纵私欲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约束，那么，就会发生争地位、谋私利、纵情欲的事件。到时候，谁也无法说服谁。如果这样，那么有才能的人就得不到治理国家的地位。而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治理国家的地位，他们就不能为国家建立功业，名望也无法树立起来。这么一来，他们就无法与一般的人分出等级，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差别，君主与臣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治服臣吏、没有上级治服下级，就会因为人人放纵私欲而危害天下。人人都喜欢和憎恶同一种东西，希望得到同一种东西的人多了，就

会发生争斗，群体争斗就是战争。要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必须明白这些。另外，节省国家开支也是强国富民的一种最有效方法。因为节省开支可以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尽快都富裕起来。人民富裕才会有所剩余，有了剩余，国库才能充实。人民富裕了，土地就会得到改善而肥沃，土地越肥沃，产粮就越多，粮食越多，国库就会越充实。这样的良性循环，人民就会越来越富，国家就会越来越强盛。人民富裕了，就不会闹事，娼、匪、盗也会跟着自灭，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安定。人民富裕了，国家强盛了，社会安定了，相应的税收就会减少。除此之外，就是社会等级的划分。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没有等级的划分，不能没有上下的等级制度，如果失去等级，就会产生相互争夺，互相争夺就会造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又会使人们陷入穷困。所以，一个国家，不分等级名分，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祸患。有等级名分之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人们赞美君主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保卫君主安全就是保卫天下的根本。古人用礼法划分人们不同的等级名分，所以能使有的人显贵，有的人卑微，有的人富足，有的人贫穷，有的人安闲，有的人享乐，有的人病苦，有的人劳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特意制造淫逸、骄横、浮夸、华丽的形式，而是用来确认仁义礼制的条文，摆正仁义礼制的秩序。所以，把这些记录在条文上，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足以分辨清楚显贵与卑贱罢了。”我道。

“你这些理论是从哪里得来的？”坤沙问。

“以上所说，是荀子《富国》一文所言。”我道。

“你对中国人常把当官的人称之为父母官有何见解。”坤沙问。

“在旧时代，当官的人常以‘父母官’自居。乍一听觉得似乎合乎道理，但是细细推敲，这种说法不妥。当官的应该视人民为父母才对，官府不应该是管制人民的工具，而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为人民所急，为人民所乐。官来自于民，也就是说，是民产生官，不是官产生民，怎么可以说，官是人民的父母呢？再者，一个统治者，只给人民一点小恩小惠，安抚他们，如同父母哄小孩一样，冬天给他们一点黏糊稀饭，夏日给他们一点瓜菜麦粥，用这样的方法从人民那里盗取一点点赞誉，这是苟且之求，虽然可以在短时间里受到奸邪之人的称赞，然而却不是长久之法。处理国

家政事，要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疾苦，视人民为亲生父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贻误农时，让他们都富裕起来，人民就会如流水一样归顺君主。你们说对不对？”我道。“太对了！太对了！今天让你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坤沙高兴地道。

“从今天你们俩的问话中，我猜想你们想建立‘掸国’，是吗？”我问。

“有这种想法，不过，我们觉得时机还未成熟。因此，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坤沙道。

“你觉得我们眼下应该怎么办？”张苏泉道。

“我无法回答。”我道。

“假如你是我，你会如何？”坤沙问。

“要我说真话？”我问。

“当然。”坤沙说。

“不会冒犯你吧？”我道。

“请你来就是要听真话。”坤沙道。

“投降缅甸政府，放弃毒业！”我坚定地说。

“什么？”坤沙、张苏泉和黄师长听了我的话，顿时大惊。

“怎么样？冒犯各位了吧？”我笑哈哈地道。

“你能不能说详细些？”还是张苏泉冷静些，他向我问道。

“你们可以想一想，世界正向高度文明发展，人们的思想觉悟正在提高，毒品问题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已经把毒品问题列为头号大事，缉毒人员和经费在逐年增加，联邦缉毒总署的缉毒人员已经多达六万余人。1981年，缉毒经费为八亿美元，到了1988年上升到二十六亿美元，今年缉毒预算为三十五亿美元。据可靠消息说，到明年，缉毒经费有可能登上百亿大关。国际扫毒行动已发展到向世界各毒巢进行清剿的行动。美国政府向南美提供扫毒装备技术，又帮助训练缉毒人员，

并向委内瑞拉派出六架飞机，帮助其边境巡逻和缉毒。美国又向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提供反毒资金。此外，美国还与印度、英国等国家达成联合扫毒协议。近期，泰国政府也加强了泰国边境扫毒的兵力，封锁了各条要道。黑虎队全军驻扎泰北，准备配合美国，对金三角毒品采取果断行动。最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已在云南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对云南边境采取清剿行动。中国政府的事我最清楚，他们要么不干，要干，谁也别想从他们手下逃脱。美国政府又在与缅甸政府谈判，内容自然是铲除毒品的问题。试问，金三角这块弹丸之地，还能撑多久？我认为，你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抵挡这一次的攻势。再说，人要知足，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的钱了，为什么还要干？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见好就收，快快活活地去安度晚年，有多么好，何必成日担心受怕的？！”我坦白道。

“乖乖！你这一席话，简直像位缉毒的大官员！要不是我了解你，我真会把你当成缉毒委员会的说客！”坤沙道。

“我是实话实说。”我道。

“如果我们不愿投降缅甸政府，继续干下去，将会怎样？”张苏泉问。

“你们现在能安然地生存，与缅甸政府的国策有关。”我道。

“这么说，我们还应该感谢缅甸政府？”坤沙道。

“不错！缅甸政府始终没有把你们当成毒品犯罪集团，他们一直把你们当成反政府的地方武装集团。罗星汉被引渡回国之后，如果按毒品集团首犯论罪，十个罗星汉也早被杀了。可是缅甸政府却按反政府武装集团头目治他的罪，这样，罗星汉就成了‘政治’犯。由此可见，缅甸不会顺利地与美国配合，这对于你们的生存是一个天赐良机。”我道。

坤沙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掸邦民族革命政府如果坚持下去，就必须先摘掉‘鸦片贩子’这顶帽子，否则，新政府将会夭折。”我道。

“我们早知这个道理。可是，要让金三角六百多万人全部放弃鸦片，就等于让他



们自杀，这如何是好？”张苏泉道。

“可以在贺蒙镇先建几座大型工厂，比如纺织厂、机械厂、造糖厂、冬菇场、木工厂、酒厂等等。让贺蒙镇的工厂先冒烟，机器运转。在适当的机会，开上几次记者招待会，让那些记者来到这里吃好，玩好，口袋塞满，去我们工厂多拍些照片，回去之后，让他们为掸邦多宣传宣传。这样不但让世人知道我们正在改变金三角的种植习惯，还能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来这里投资，必须给他们头等优惠政策，政府只象征性地收税，目的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展示我们大规模发展正规企业的架式，相信我们在逐步铲除金三角鸦片的决心，争取得到世界各国对我们的同情。”我道。“这是个好主意！”张苏泉道。

“在外交上要坚决拿出反对奈温军人独裁统治的劲头，说明我们新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再者，必须有一个国内征兵办法，采取兵役连保法，保证将士忠心服役。另外，要鼓励山民改变种植观念，把鸦片的种植面积逐年缩小，由大面积生产改为基地生产，从而使鸦片种植变为隐蔽状态，慢慢改变这块土地的形象。”我道。

“必要时，还可以开辟一两个试种粮食的村寨，以后为外人参观用。”坤沙拍着大腿道。



## 二、真假较量

第二天上午，我对张苏泉道：“总参谋长，我今天上午想出去，办点个人私事，不知你是否同意？”

“那可不行，就算你有私事，也必须有四个以上的卫兵保护你出去。不然，你的安全问题我不放心。”张苏泉道。

“我想去宋娟坟上看看，顺便再去中文学校张校长那里坐坐。”我道。

“应该，张校长曾为你担保过，不是他，你早就没命了，去看看他很应该。宋娟虽然是我们张家的叛逆者，但是应该承认，她是一位值得怀念的人物，也应该去看看。这样，我给你挑选两个有能耐的卫兵保护你，怎么样？”

“也好，我想为宋娟小姐整整坟。”

我带着两名持短枪的卫兵，走到贺蒙镇东南边的山上，宋娟的坟就在这里。来到宋娟的墓前，看到这凄凉的孤坟，我感到一种无法表达的悲伤。这里蒿草丛生，荆棘满坡，那座两年未得复修的小土包，早已被雨水冲得只剩下一小堆泥沙啦。这一小堆泥沙上面长满青草，与坟边的青草连成一体，要不是我记性好，恐怕难以找到这个早被人们遗忘的小土坟了。

我命令一名卫兵去下面山寨找几位山民，让他们带一些工具来，帮忙修整土坟。

时间不长，十几位山民带着工具来到这里，我指挥着他们铲除荒草和荆棘，又把这座小土坟重新加土培大。经过两个来小时的修整，直到我满意才住手。给了那十几位山民一些泰币作为酬谢之后，他们都下了山。我在宋娟坟前摆上供品，按掸邦族风俗，在坟前烧了一些纸钱。我向宋娟行了三个礼，对她道：“宋娟小妹，我一定要把你的事写进书里，让大陆的人民都知道你是一位好姑娘！”说到这里，两眼禁不住热泪盈眶。两年前我与她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毫无阻拦地闯进我的脑海里。她的确算得上绝代美人，美得使人动情，美得可爱，美得倾国倾城，美得使我陶醉！真是一直美到骨头缝里，就算她现在已经皮肉烂成泥土，在我的心目中，她依然还如两年前一

样美丽。她爱我也同我爱她一样！她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大脑深处。她那眉清目秀的圆脸，她那高雅恬淡的情操，她那丰姿秀逸的体态，她那披肩柔长的秀发，她那金子一般的心灵，她那豁达乐观的性格时时都在我脑海中出现。

千丝万缕情思柔，

初见青鸟探绣楼。

羞看妆台画眉镜，

花浮水面想旧友。

红梅吐艳多清绝，

飞燕归来自伤愁。

但愿芳心化青雾，

不妨玉箫飘九州。

我不由得口占七律一首，以表我此时的心情。

从山上下来，我又走进中文学校。中文学校还是老样子，就是房屋旧了一些。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敲了几下门，只听张校长在屋里道：“请进。”

推开门，张校长抬头一眼就认出了我。他急忙站起来道：“原来是张先生，快快请坐！”

我上前握住他的手道：“校长救命之恩还未报答……”

“快别这样说，你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只是拣了个顺水人情而已！”张校长说着，把我拉到一个竹椅子上坐下，又亲自为我倒了一杯白开水。

我接过白开水，喝了两口，又把杯子放在茶几上道：“张校长身体还是这么健壮，难得呀！”

“我这把老骨头，恐怕要丢在这里啦！怎么样，这两年你混得不错吧？”他说着，



又坐回原位。

“栉风沐雨，一言难尽呀！还好，总算命还在！”

“只要命在，什么都无所谓！你没来之前，我就听人家说你还要来这里，我听了特高兴！”

“再来你学校教书，要不要我？”

“我这个庙可放不下你这个神啦！这次二张请你过来，是有大用场的！今非昔比啦！”

“我与你的感情依然如同昔日。”

“我也很珍惜那一段感情呀，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力救出宋娟，直到今天，我还感到很内疚。”老校长说着，两眼湿润。

“你已尽了全力，对得起她啦！”

“她是一位好女人，回想起来，她的所作所为，老夫是望尘莫及呀！惭愧呀！惭愧！”

“校长为何这么伤感，你应该感到骄傲，这么多年来，你培养了多少学生，为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你呕心沥血，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桃李满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你满足的呢？”

“我造就什么人才？都是一帮贩毒分子！你是赞扬我还是嘲笑我！”

“你的学生中，的确有不少成为坤沙的帮凶，可是你应该看到，在台湾、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地的高材生也不少啊，这难道不是你的功劳吗？”

“这是我惟一值得宽慰的，但愿苍天在我死后念及这一点，不要让我下油锅！”

“校长教育学生，从未灌输他们一滴毒液，何必这样自责？”

“好啦，不说这些啦，今天我很高兴，中午陪我在这里喝两杯！”

“能陪老校长畅饮，乐哉！乐哉！理当奉陪！”



“好！来人呀！”

外面进来一位手下问道：“请问校长有何吩咐？”

“让厨房给我做几样好菜送来，今天我要与张先生痛饮几杯！另外，把张先生的两名卫兵送到餐厅好好招待！”

“是！”

“你看，我这里还有一瓶人头马，这可是十年酿呀！”张校长说罢，从桌子下面取出一瓶洋酒。

“我是喝白干酒长大的，洋酒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

“老白干？我这里没有。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天就喝这个啦！”

“好！”

时间不长，手下送来四菜一汤，并摆上碗筷。张校长亲自斟了两杯酒对我道：“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说着举起酒杯。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我也举杯道。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我们俩同声说后，碰杯一饮而尽。

“袭九渊之神兮，占深潜以自珍。秃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蝼。所谓圣人神之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彼寻常之彘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耗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好！说得好，来！为你乃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耗鲸而干杯！”张校长高兴得又与我碰杯共饮。

“张先生，你记得不记得古人江淹先生《恨赋》一词中最后几句？”

“已关哉！春草暮兮秋风凉，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道。

“请问先生，刚才你我谈论这些古词，你有何见解？”张校长道。



“你有什么见解？”

“不敢，老夫不才！”

“冒犯，学生自愧！”

“哈……”我们俩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张校长又举起酒杯道：“来！为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干杯！”

“干！”

“夫岂从虾与蛭蝼？”张校长道。

“蛟龙未遇，潜身于鱼鳖之中，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实，水不得时，风浪不息，人不得时，命运不济！”

“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好一个张先生，不愧是一位饱学之士！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不是等闲之辈，果然不凡。老夫今日能与你举杯共饮，真乃三生有幸！来！干杯！”

“张校长，你年岁已高，不可饮酒过量！”

“没关系，老夫今日与你‘煮酒论英雄’，方知我虚度八十春秋！”

“张校长过谦，你一生不易，怎么说虚度呢？”

“你刚到知命之年，为了你的追求，舍生忘死，与蝼蚁共生，与鱼鳖共栖。可是我，一生无所追求，没有什么人生目标，求生偷活，枉费我一肚子经纶！”

“校长过奖了，其实，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而已！”

“张先生，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请校长直言。”

“如果你能实现你的宏图，请稍带我几笔，老夫一生虽有不少过错，但自忖对得



起中华民族！”

“一定！”

“我今天请你一叙，就是为托此心愿。张先生能够答应，我就心无牵挂啦！”

我从张校长那里回来，心情十分沉重，夜不能寐。我在想一位知识渊博的老知识分子，混到了这般田地，他想的是什么呢？既非钱，又非官，却把无愧于民族看得如同性命！死后还要葬身异国他乡，真是可怜！

第二天天刚亮，传来张校长自杀的消息。我惊得一屁股坐在竹椅子上！不知道他的死是否会与我有关？张校长死了，谁都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当然我例外，只有我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我参加了他的火葬仪式，并为他送葬。坤沙与张苏泉也参加了张校长的葬礼，并分别讲了话。

张校长死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去了一家赌馆打麻将。这天，我的手气特别好，一直赢钱。由于我赢了钱，所以不好意思走，就接着打了下去。麻将桌上，时间过的飞快，转眼间，到了深夜零点。我这才站起来说：“不打啦！”

散场之后，我带着两个卫兵从赌馆出来。那天夜里，天特别特别的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黑得如同把地球扣在锅底下一样。四周出奇的沉寂，我在两个卫兵的搀扶下，沿着山路向下走。我什么也看不见，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真后悔不该贪玩。就在此时，我只听得“呼呼呼”几声响，我的两名卫兵就应声倒下了。我一看大事不好，便急速抽枪，可是，早被四只大手按住，腰间的枪也被人夺去。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的嘴里就被人塞上了毛巾。接着，他们把我捆了起来，又把我装进一条麻袋之中。我动不了，又喊不出声。后来，我被扔上一匹骡子，骡子驮着我开始行走在山路上。

我趴在骡背上暗想：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我？是谁绑架了我呢？是坤沙？不会，坤沙没有理由绑架我。是仇家？不可能，我在这里没有仇人。是缅甸政府军？也不可能，从他们那有备而来的行动上，像专冲着我来。缅甸政府军的密探绝不会冲我而来。我想来想去，无法理解。但是有一条我十分清楚，这次我很可能凶多吉少。

我在骡背上胡思乱想着，骡子驮着我一步一步地行走在山道上。也不知过了多久，

骡子才停下脚步。

“把他放下来！”一个操着云南话的男人道。于是我被人从骡背上抬了下来。

“把麻袋解开！”还是那个人说的。

接着，他们把我从麻袋里弄出来。我站在那里，定睛一看，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山洞。山洞里点了十几个火把，把整个山洞照得通明。山洞里怪石嶙峋，狰狞恐怖，三十几个人持枪怒视着我。他们要干什么？我不知道。

“把嘴上的毛巾给他拿掉！”还是那个男人说话，我嘴里的毛巾被拿掉。我朝说话的那人看去，这个人岁数不大，却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个头不高，却很胖，圆滚滚的西瓜脑袋上油光铮亮，两只鼠眼下垂，黄色的眼珠如同烘烤过一般，使我看了厌恶。蒜头大鼻下那张大嘴大得出奇，嘴里的大牙板子又黄又黑。

“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大牙板问。

“你叫什么名字？”我反问道。

“我在问你！”

“我也在问你！”我道。

“我看你是活够啦！”

“这算是被你猜对了，老子早就活腻味了。”

“想死？”

“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活着好些。”

“那好，先让你多活一会儿吧！”

“谢谢你。”

“你这人还挺客气，不愧是个读书人。”

这句话已经露出了他们是知道我身份的人。但是，他们是什么人呢？



“请你告诉我，愿不愿为我们做事？”

“那要看你们是什么人？”

“我当然会告诉你。”

“你是请我帮你做事，还是强迫我为你们做事？”

“最好是请。”

“有你们这样请人的吗？”

“请原谅，给张先生松绑！”他随口说出了我的姓氏。看来这帮人是专冲我来的。

“说吧，你们是干什么的，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我被松绑后，活动着两只酸麻的胳膊道。

“我们是泰国黑虎队的，想请你配合我们消灭坤沙！”他道。

我知道泰国黑虎队，但是，他们是不是黑虎队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并不重要，因为我与他们并没有什么瓜葛，按理说，他们既然知道我是张先生，就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更会了解我与坤沙集团的关系。黑虎队为什么选择我合作呢？我百思不解。于是我道：“你们既然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我？”

“正因为知道你，才选择你！”

“我能干什么？”

“你随时随地与我们联络，把我们要知道的情况及时报告我们。”

“你认为我一定会干吗？”我已经意识到这帮人很可能是坤沙安排的诡计，想考验一下我是不是可靠。如果是黑虎队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泰国话。他们能选择我，一定会对我进行一番调查，也一定知道我会泰语，这些人不用泰语，说明他们不是黑虎队。那么，他们就肯定是坤沙的人。缅甸政府军不可能派出一支小分队深入到坤沙集团中心地带。他们既然是坤沙的人，还敢冒充黑虎队，如果没有坤沙的命令，他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这样绑架我。我经过分析，心中有了底。



“我们先付你十万美金，以后每为我们送一次情报给一万美金，怎么样？”他说着，让手下递过十万美金。

“我告诉你们，我刚刚来这里，我不是坤沙的人，与坤沙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坤沙先生对我不错，他看得起我，我也很敬重他。你让我作你们的工作人员，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请你另选高明吧！”我说着，把那五捆美钞又递给了他。

“怎么，嫌少？”

“别误会，你就是给一个亿我都不会干！”

“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不与我们合作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吗？”

“那会有什么下场？大不了一死！”

“你不觉得这样死了很可惜吗？”

“如果你们觉得我死了太可惜，那么，最好还是让我活着。”

“坤沙给你什么好处？”

“坤沙给了我一颗真心，你能给吗？”

“你认为坤沙真心对你好？”

“我这个人生来就有个古怪性格，只要我认为那个人真心对我，我死都不会改变主意。”

“在你的一生中，没有朋友背叛你吗？”

“有！”

“那，你怎么看？”

“那是他的事。上天每时每刻都在天上看着，他会每个人作出公正的处理。”

“你信？”

“我信。”



“那好吧！你为坤沙献出这条命吧！”

“谢谢你的成全。”

“把他拉过去！”他一声令下，把我推到山洞的深处。我面对着他们，一声不响。

“持枪——”

十来个人站成一排，端起枪，把枪口对准了我。“预备——”我面对着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面无惧色。我已经十分清楚，他们绝不会向我胸口开枪，只不过是吓唬吓唬我。我为什么这么自信呢？从那人满口云南话的口令中，我已认定他们就是坤沙的人。如果是黑虎队，就算头目能讲云南话，可是，在喊口令时，他也会喊泰语口令。再者，黑虎队队员也听不懂云南口令。

“张先生，你如果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他道。

“我从不会改变我认准的主意。”

“那我只好送你上路啦！”

“请吧！”

“执行！”

“嗒嗒嗒……”一阵枪声响起，我只感到耳边“嗖——嗖——”几声，洞里黑成了一团。



### 三、直言论张家

山洞里的火把全部熄灭了，洞里枪声响成一片。我顺势趴在一大块石头后面。几分钟之后，枪声停了下来，只见从洞口外冲进一帮人。领头的对洞里大喊道：“密斯特张在哪里？”

我站了起来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张总参谋长贴身警卫郭昌，奉参谋长之命前来寻找先生。”那位自称郭昌的人道。

“我就是。”我说着走到洞口，来到郭昌面前。

“张先生，你没有伤着吧？”郭昌问。

“没有！”

“没有就好，让你受惊啦！快与我回去！”他说着，便扶着我走出山洞。

当我走出山洞时，这才发现天已经亮了，一轮红日从远方的山顶升起。我摸摸口袋那一沓钞票道：“折腾一夜，昨晚赢的几万块钱还没丢掉。”

郭昌一听笑了，他道：“你还顾着那几万块钱？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的脑袋恐怕都丢了！”

“我的脑袋不会轻易丢的，如果丢了，这几万块钱给谁？”我笑哈哈地道。

“你真是个大性人，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却如无事一般。”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哪儿知道，昨天夜里，总参谋长突然把我叫起来，说你被一伙人绑架了，让我立刻带领五十名警卫找你。刚才找到这里，就与一帮匪徒遭遇，打了一阵之后，才知道你在山洞里。”郭昌道。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问。



“不知道。”

“他们是黑虎队！”

“是泰国黑虎队？”

“不是黑虎队，还能是咱们内部人！”

“对对对，是黑虎队，是黑虎队。”郭昌急忙回答道。

中午十一点我们才回到贺蒙镇，坤沙与张苏泉在总司令部正等我。

我一进司令部，坤沙上前握住我的手道：“张老弟，你受惊啦！”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道。

“这帮人真可恶！一定要查出他们是什么人，杀他几个，为张老弟出出这口气！”张苏泉握住我的手道。

“是泰国黑虎队，真险呀，不是郭昌及时赶到，恐怕这辈子咱们就再也见不到面啦！”我道。

“快坐，快坐，讲讲他们为什么绑架你。”坤沙说着，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又亲自为我端了杯水。

我接过茶杯，喝了两口之后，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张苏泉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烟把火点上，吐了一口烟气道：“我险些丢了命！”

“黑虎队为何抓你？”坤沙问。

“他们把我弄进一个山洞里，逼我为他们做事，先付我十万美金的报酬，又说，我每送他们一次情报，就给我一万。”我道。

“你答应了吗？”坤沙问。

“张老弟是那种人吗？”张苏泉道。

“对对对。”坤沙说。



“我不答应，所以，他们才向我开枪。”我道。

“真向你开了枪？”坤沙惊道。

“真的开了枪，咱们还能见面吗，正当他们要开枪时，郭昌带人赶到山洞里救了我。”我道。

“真险呀！你要是出了事，我怎么向刘将军交待！”坤沙道。

就在这时，黄师长慌慌张张地进来，他一见我便道：“听说你被一伙匪徒绑架啦？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碍事，一帮毛贼！”我道。

“没有伤着你吧？”

“没有，一根头发也没丢。”我道。

“咱们还是回去吧，这里乱，太不安全。”黄师长说。

“老师长，这是一次偶然事件，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张苏泉道。

“你能保证？”黄师长问。

“我能保证！”张苏泉道。

“我们想请张老弟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为我们建国多出点主意。我们以后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坤沙道。

“我可作不了主！”黄师长道。

“你回去与刘将军说一下，帮帮我们的忙。老师长，在刘将军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张先生在这里为我们出点力。”坤沙道。

“张先生，你看呢？”黄师长问。

“既然两位这么高看我，我就多住几日。黄师长，你先回去，我给刘将军带封信说明情况。你看如何？”我道。



“写不写信并不重要，刘将军又不认识字，你写了信还得我读给他听。如果你自愿留在这里我不反对，我回去与刘将军说明情况就是了。”黄师长道。

“你回去之后，让乃光过来。”我道。

“让他当你的随从？”黄师长问。

“是的。”我道。

“也好，用刘将军的人，我也放心点。”张苏泉道。

“我这里的人任你挑选，我给你二十人作警卫。”坤沙道。

“谢谢总司令。”我说。

黄师长走后，我从司令部警卫队挑选了二十名精干士兵作我的警卫队人员。七天之后，乃光来了，我任命他为小队长。

这时的坤沙已经控制了包括莫松哇在内的一万多兵力，想当“总统”的野心日益加剧。但要想当上总统，他必须要解决莫松哇的问题。

这天，坤沙把我找到他的总司令部里，对我说：“张老弟，我想逼莫松哇让位，你看现在是时候吗？”

“我对莫松哇还不太了解，你能不能向我说说他的情况？”

“莫松哇是个知识子，50年代，曾在反叛缅甸政府的一个大土司武装队伍中干过。到了60年代中期，在缅军征剿叛军时，他带着百十余人逃到缅北，投奔了当时的缅共中央。1975年，我与罗家受到缅军驱赶时，金三角北部成为一片真空地带，莫松哇便脱离缅共，回到我的地盘上开始做起鸦片生意。十多年来，他发展很快，又控制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兵力达到三千余人，成为金三角北部一支独立的贩毒武装集团。在罗星汉倒台之后，我控制了全金三角十分之七的地盘，对他构成威胁，因此，他提出与我合兵。他原先的旗号是：‘掸邦革命委员会革命军’。我接到他的信之后，与张总参谋长合议，决定与他合兵。后来经过多次面议谈判，成立了‘掸邦民族革命政府’。我把政府主席一职让给了莫松哇。”



“你当上了副主席，兼联合军总司令。莫松哇高高兴兴地当上了‘主席’，你却没费吹灰之力，夺了他的兵权！”

“等莫松哇回过神来知道上了我的当时，却有口难言，他成了一个空架子‘主席’。”

“他手下能甘心吗？”

“我暗杀了莫松哇的心腹张碧云，又把我们的所有财产分成股份，让他手下师级军官个个都拥有如同我一样的股份，那莫松哇再也无法控制他们了。”

“你觉得他手下已经被你全部掌握了吗？”

“差不多。”

“你打算把莫松哇逼下台之后，干什么？”

“我想建立‘掸国’，我当‘总统’，宣布脱离缅甸联邦政府，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认为你的梦想能够实现吗？”

“我坚信我的美梦一定能够实现！”

“张总参谋长有何见解？”

“他没有表态。”

“这件事，等我与张总参谋长单独谈谈之后我再回答你。”

“可以。不过，你应该先和我说说你的看法。”

“我认为你逼莫松哇退位是对的，用金钱拉住他师级官员也是正确的。不过，光凭这些不够。”

“请直言。”

“莫松哇原有三个师，兵力达到三千多人，你的兵力有多少？”

“我现在有三个正规师和一个王牌团，共六千余人，加上保安团和海关总队，一共是八千之多。”



“也就是说，加上你的杂牌队伍，比莫松哇多出两倍多。”

“是的。”

“能造成对他三个师的威胁吗？”

“很难说。”

“如果他们一旦醒悟，与你火并，他们伤亡会很惨重，你们将会怎样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啦！你认为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呢？”

“必须加快扩军备战，在一年之内，你的正规军要增加三个师的兵力，由现在的六个师，扩大到九个师。并且，要发展地方民团武装、建立地方军区，让你的兵力多出他兵力五倍，或更多，使他们无法与你抗衡。”

“好！说得对，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再当总统就稳坐钓鱼台了。”我哈哈大笑起来。

坤沙是个急性人，与我这次交谈之后，他立刻投入扩军备战、建立地方军区的紧张工作上去了。

我来到张苏泉家里，张苏泉正在家看武侠小说，他一听说我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欢迎欢迎，快进来坐！喃蓬，快上茶。”张苏泉高兴地道。

张苏泉屋里如同一个书房，两个书架上摆满了书，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他亲手写的一幅字，“弹指一挥心凄凉，风风雨雨日月长。醉后梦中多少事，醒来羞看瓦上霜。”

“闲着无聊，乱吟几句，让你见笑啦！”

“这诗写得不错，格律规范，应该说是一首好绝句。书法工力也很厚。”

“哪能与你相比？我这是自赏罢了！”

“可惜情调太伤感啦！”

“吟几句心里话。”

这时，他夫人喃蓬进来为我们献上茶水，但见她最多只有四十来岁，长得十分的

漂亮。于是我开玩笑地道：“嫂子如此美貌，难怪总参谋长这么知足。”

“张先生夸奖！”喃蓬一口云南话道。

“怎么，让我在这里为你选一位巴依姑娘做婆娘，保证比我夫人漂亮十倍。”张苏泉道。

“我可没有你这个福分，再说，陈世美我是不当的。”

“怕什么！我们这里可没有包公，铡不了你！”张苏泉说。

“阿爸，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先告退了。”喃蓬道。

“你下去吧！”张苏泉说。

“张先生，你们坐，我出去了。”

我说：“请随便吧！”

喃蓬退出之后，我对张苏泉道：“总参谋长，坤沙问我同意不同意让他当‘总统’。”

“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这要等我与总参谋长谈谈再说。”

“你没有说别的？”

“我建议他扩军备战。”

“他和我讲了。我认为你的建议是对的。目前，当总统不当总统并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准备打仗。据可靠情报，缅甸政府军由新任副总参谋长潜略上将亲自指挥，正调动缅军八十八师、三十三师和四十四师共两万大军向我边防逼进。由刚刚从师长提升为前沿总指挥的季山昂坐阵东枝指挥。看来，最近很可能有一场恶战。”

“情报准确吗？”

“我的情报从不会出错！”

“你向坤沙报告了吗？”



“这样的大事，我怎敢不报！”

“他态度如何？”

“没有反应。”

“他这几天在干什么？”

“成天开会，布置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建立地方军区。”

“这也是准备迎敌嘛！”

“那是正事，防御来犯敌人更是正事，应该分为两事同时进行。”

“你好好找他谈谈。”

“他说让我去布兵迎敌。”

“这不是等于表态了吗？”

“我多大岁数啦，快八十啦，走得动吗？再说，目前部队师、团级军官已经处于老化状态，个个都是六十以上的年岁，怎么打仗？”

“你不能都怪他，你是总参谋长，这些事，你有权处理。”

“话是这么说，可是，什么事不经过他？特别是提升高级军官问题，是个很头疼的事。”

“那也很好解决呀！”

“好了，咱们扯远了。”他说着，递给我一支烟又道：“你今天跟我说句心里话，你认为我们这支鸦片队伍还能生存多长时间？”

“你不比我清楚，干什么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然清楚。不过，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说心里话？”

“当然。”



“如果你在，还可以维持十来年。”

“如果我离开这里呢？”

“三五年。”

“为什么？”

“你想想看，毒品已对各国造成很大的威胁，全世界都在呼吁铲除毒品。特别是中国，毒品已经开始在中国内地蔓延，不久将席卷全国，中国政府要是一怒，与美国、缅甸、泰国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清剿队伍，别说一个金三角，就是十个金三角也招架不住。过去你们能在此生存几十年，是世界上的政治气候造成的。”

“言之有理。”

“所以，我猜你不久一定会离开金三角。”

“不错，你算猜对了。”

“你想离开金三角，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岁数大了，想去过个安逸的日子；二是坤沙现在野心膨胀，你的话他听不进去，你想趁此机会隐退；第三是最重要，就是我刚才讲的国际形势迫使你退位。因为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我真服了你！”

“再说，如今的人与当初你们那时的人，思想完全不同。你们过去是为了生存，如今的人来金三角是为了发财、发大财、发横财。生存很容易满足，发财是永远满足不了的，为了发财的人，可以不择手段。坤沙集团很快将要走上和正在走上权力和金钱的内部争夺，弄不好，坤沙集团会毁在这场内部争夺战上。当年坤沙入狱五年，你为什么没有夺取坤沙的位子？这不是因为你义气，你善良，而是你清楚地知道生存的重要性，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是你当年最英明的举措。”我道。

“你真厉害！把我老底给掀了！”

“我这是实话实说。”



“所以，我决定退休去台湾。”

“这是你又一个英明的决策。”

“今天我也与你讲实话，我们请你来，就是想让你接替我。”张苏泉说出了实话。

“你想让我当你的替罪羊？”

“不不不，我是想请你代我帮一下忙。”

“为了对我作最后的检验，你与坤沙总司令又导演了一场绑架我的闹剧？”

“你都知道啦？”

“我当时就猜出来了！”

“对不起，是做得太过分了！”

“不是过分，有些荒唐！”

“我向你道歉！”

“不用啦！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我绝不会接替你。”

“我明白！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会说服坤沙。”

“怎么？又想赶我走，怕我在坤沙面前揭你的底？”

“你呀！左右都是有理！”

“我可以在这里帮你一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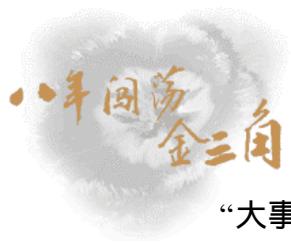
“好！够义气。”

我们正谈着，突然门卫喊道：“总司令到——”

我与张苏泉急忙站起来，走出门外迎接坤沙。

坤沙一见我在这里，指着我道：“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有事吗？”我问。



“大事不好，缅军有两万余人，正从四面向我们前沿推进。”坤沙道。



#### 四、苗家山战役

坤沙、张苏泉和我回到总司令部，坤沙把一张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摊在桌子上，他指着地图上的黑点道：“这次缅军趁着旱季，大举进犯我区。缅军出动了三十三、四十四和八十八三个正规师，总兵力两万余人。三十三师在垒固，四十四师在昔胜，八十八师在茂梅，总指挥部设在东枝。由副总参谋长潜略任总指挥，季山昂为副总指挥兼任前沿指挥。我部二师王三魁部驻守在甘杜隆东侧江岸，四师古罗波部驻守杜溪的江东岸，六师核颂驻守在皎邦古一线。整个苗家山两军对峙，阵线拉出约一百六十多公里。我军三个师的兵力不足八千人。整个战局就是这样。”坤沙道。

“张老弟，你看这场战争怎么打？”张苏泉问。

“我一点头绪都不摸，怎么能说出个具体打法？”我道。

“形势在这里摆着，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敌属攻势，我属守势！”坤沙道。

“你们先说说各自的意见。”我道。

“好吧，我认为先各守阵地，等打起来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与敌周旋，能战就战，不能战就退到萨尔温江这边，咱们可以依萨尔温江天险为自然屏障，阻击缅军不得越过萨尔温江。”张苏泉道。

“我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同意你的这种消极作战方法。我们要下死命令，让三个师死守硬拼，坚守阵地。一旦守不住，再作退到江这边的打算。”坤沙道。

“如果缅军一方面进攻，又一方面派兵封锁江岸，堵住我军退路，那不是会造成很大伤亡吗？”张苏泉道。

“打仗就是要流血，死几个人算什么！”坤沙道。

“带兵要爱惜一兵一卒，要做到尽量少死一个人。”张苏泉道。

“好好好，我不与你争，咱们还是听听张老弟的意见。”坤沙道。

“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这就是说，在一定的阶段，敌人能得到一定程

度上的胜利，我方将遭到一定程度上的失败。因而，如果把握好战局，我方可以减少伤亡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最怕的就是与敌人硬拼。所以，我觉得张总参谋长的意见有道理。”我道。

“你认为在具体实施作战方案时，应该如何做？”坤沙问。

“我认为，像这种情况，应该采用毛泽东的‘机动灵活’四字战略方针。说具体些，就是把整个战略计划和目的清楚地告诉三个师的师长，让他们自己去把握战局。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有战机时，狠狠地打他一下，但是，必须让各位将领明白，保存兵力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这样做，各师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作战的主动性和机动性。”

“好得很，我赞成这一举措！”张苏泉道。

“战略和战术是一个统一的课题，又是两个专项课题。作为一个决策者，只要战略对头，不要在战术上给下级定框框条条。敌强我弱原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是毛泽东先生提出的理论。在总体上，敌人虽多出我军一倍、两倍，或多出十倍，但是，他们肯定会在战争中暴露出许多漏洞和弱点。只要我们抓住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方的薄弱环节，战局就会改变，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当年（公元前343年）魏国联合赵国向韩国发动进攻，韩国求救于齐。次年，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臆为师，发兵攻魏救韩。魏指挥这次战争的是将军庞涓，他见齐军来援，便释韩而调头迎击齐军。当时齐军兵力少于魏军十几倍，如果与魏军硬拼，一定失败。齐军的军师孙臆，便施出行军减灶之计，即第一天行军营地有十万灶，第二天军队退后为五万灶，第三天再减至三万灶，装出一副怯弱畏战、兵士逃亡减员的样子。庞涓行军三日见此情景，心中大喜，说：‘我国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逃亡过半。’乃弃其步兵，仅率其轻骑精锐日夜兼程追击齐兵。孙臆估计魏军在黄昏时能赶到马陵，就在那里布置大军，集中兵力准备一举歼灭庞涓及先头轻骑。马陵道路狭窄，旁多险阻，孙臆不但在那里设下重兵，而且，又把路边一棵大树的树皮扒去一部分，在上面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下！’八个大字。庞涓当晚来到此树下见了这八个字，知道不妙，就在此时，埋伏在路边的齐军万弩俱发，庞涓死于树下。齐军乘胜回击魏军，魏军主帅战死自乱而兵

败。这个脍炙人口的马陵道之战，是历代军事家引以为戒的战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兵不在多，而在于善用。”我道。

“你能否说出敌方强弱之处，我方强弱之处？”坤沙道。

“我虽未到过前沿阵地，也不曾见过将士们的面，但我可以按战争的一般常规去找出敌我两军之强弱。敌方虽拥兵两万，但是他们是进攻。进攻是动，既然动，敌方就必须用大部队向我方进攻。这样一来，敌方全部都暴露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之上，只要眼看得清楚，枪弹又充足，不愁打不着他们。再说，我方是守，守是静，静为隐蔽，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在暗处，而且还有掩体护身。敌方就没有，这就是战术上的我军的优势所在，也可以在某一个局部上占优势。如果敌方遇到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他们就会调动大炮、飞机轰炸我军阵地，因为我军的目标全部暴露给了敌方。这又会使我军陷入劣势。为了转劣势为优势，一是可以立刻撤兵，转移阵地；二是及时隐蔽，减少伤亡。等敌军再次进攻时，重新布置战术，求得再次取胜。另一方面，敌方进攻心怯，我方守阵心齐。进攻为侵犯，守者为保卫自家性命，两者心态截然不同。所以，只要加强保卫民族、保卫家园的教育，我军将士一可抵十。”我道。

“很好！我会立刻布兵！”坤沙高兴地道。

“要把张老弟所言传达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打仗不是光靠枪和炮。有时一个点子胜过千军万马！”张苏泉道。

苗家山大战打响了。缅军采用大军推进的战略，三个师两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兵三路向坤沙阵地推进。缅军前沿总指挥部参谋长奋依温亲自临阵指挥。各战场打得十分激烈，整个苗家山区方圆一百多公里，炮火连天，战火飞扬。坤沙手下三个师虽然顽强抵抗，却受不了众多缅军的攻击，前方不断传来后退的消息。五天的激战之后，坤沙部队已经全部撤到萨尔温江这边。缅军进军神速，指挥得当，稳步向坤沙阵地推进，打得坤沙三个师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坤沙命令死守萨尔温江，可是，缅军火力太猛，萨尔温江只守了四天，就被缅军攻克。缅军过江之后，又乘胜追击，坤沙部队节节败退。



“狗鸡巴操的，都是一群饭桶！”坤沙气得对着对讲机大骂。

“我军现在正是新老交替的时候，老将老了，指挥能力减退，身体又差。青年指挥官经验不足，打几次败仗很正常。”张苏泉道。

“现在缅军正向我纵深推进，前沿战局一直失利，怎么办？难道说非要我上前线指挥不成？”坤沙道。

“我去前沿，并带张先生一块儿去，我们俩共同破敌。”张苏泉对坤沙说。

“你的身体不好，怎么可以上前线去？”坤沙道。

“不去怎么办？难道你去？”张苏泉道。

“我同张总参谋长去，由我负责照顾他。”我道。

“看来只有这样了，有你与总参谋长去，我也放心。不过，宁可放弃阵地，不可伤着你们俩！”坤沙道。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死活由天，你不必挂念我俩的生死！”我道。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坤沙道。

“能不能把一师和白龙团调往前线备用？”我问。

“我看可以。”张苏泉道。

“好吧！让一师和白龙团与你们一同出发。”坤沙说。

我与张苏泉行军三天才到达前沿指挥部，前沿总指挥蒙异一见我与总参谋长来到前沿指挥部，高兴得握住我与张苏泉的手不放，并道：“我被总司令骂得狗血淋头！你两位来啦，我可有救啦！”

“立刻通知各师师长来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张苏泉命令道。

“是！”蒙异立正行礼道。

在前沿总指挥部里，二师师长王三魁，四师师长古罗波，六师师长核颂，一师师长张正荣，白龙团团团长天沙全部到齐。我与张苏泉听取了各师的战况汇报。



蒙异用一支小木条指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道：“目前，敌军一连攻克我三十几个据点，一直把我们逼过萨尔温江。又乘胜打过江东，我军当前处在两万缅军的威逼之下，一退再退。请看，西线我军二师王三魁部已退到丹邦寨大山，北线四师古罗波已退到达隆苗寨大山口，南线六师核颂已退到克达山寨河谷之中。缅军两万多人分别由三十三师进攻我西线王三魁部、四十四师进攻北线古罗波部、八十八师进攻南线核颂部。我三线都受强敌攻击，伤亡已达二百余人。”

“你认为如何？”张苏泉问我。

“我刚来，对情况还不熟，不能说出一个具体办法。”我道。

“各位将领，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谈谈。”张苏泉道。

“我认为，敌强我弱，如果与敌人抗争下去，必然会给我军带来重大损失。因此，我建议退兵二百里，进入达嫩大山，借达嫩山天险阻击敌人。”王三魁道。

“我反对这个建议，如果这样，我军会被逼得无路可退。一旦达嫩山守不住，我们会退向泰国。万一缅泰联手，我军就会全军覆没。”张正荣道。

“那你说怎么办？”王三魁道。

“我认为我们死守阵地，不让敌军迈进一步！”张正荣道。

“放屁！能守住还用你说吗！”王三魁道。

“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把三条战线都集中到一起，拉成一条战线，与敌军对抗。”古罗波道。

“对，我支持古师长这个建议，集中所有兵力，一齐向缅军发起总攻。一口气把缅军赶到东枝。”天沙说。

“如果敌军也集中兵力对抗，我军高度集中，敌军的飞机大炮优势就会充分发挥作用，我军损失将无法估量。”蒙异道。

“进也不行，退也不行，我看打着看，只有见机行事。”核颂道。

“张总参谋长，让他们先回去，关于怎么打，等咱们俩商议后再作决定，你看如何？”我道。

“好，敌人在我们对面摆了三个正规师，兵力超过我军一倍之多，并且，他们的前沿指挥部已搬到前沿碧哇山寨。我们不能分兵包超，一口吞掉他们更不可能，所以，我命令你们暂时坚守阵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后撤。等我与米斯特张想出战策时，再调整兵力。希望各师顽强作战，一师和白龙团暂时驻扎在这里，随时听候调遣，不得有误！”张苏泉命令道。

“是！”众人答后，立刻又奔赴战场去了。

众将走后，屋里只剩下我与张苏泉，还有前沿总指挥蒙异了。蒙异分别递给我与张苏泉各一支烟，又为我们俩点上。

张苏泉一边抽着烟，一边微笑着对我道：“你肚子里已经有了高招，还不倒出来。”

我笑了笑：“我又不是诸葛亮，有什么高招？我只是想咱们三人好好研究一下。我觉得缅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已经进攻半月有余，虽然暂时取胜，却没有什么高招，只是大军进攻，先飞机轰炸和大炮攻击，之后便是大举推进，老一套的战术，没有什么新花招。”

“你认为缅军指挥官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张苏泉道。

“一点都不错。因此，只要我们三人能想出一个新的作战方案，我保证可以破敌。”我道。

“好，有道理。”

“战争是什么？战争既是凯旋门，也是鬼门关。一步棋走错，就会导致全盘输光。一步棋走对了，就能取胜。我觉得，敌军用老一套的方法进攻我们，可我们呢，也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去与他们对抗。硬对硬，人多当然会占上风，人少就会吃亏。如果我们换个打法，让敌军摸不清我们的意图，试想，敌军将会如何呢？”我道。

“不错，有理。只是怎么改变作战方案呢？”蒙异道。



“孙子兵法开篇计篇一文中几句话，我想，会对我们有所提示。”我道。

“请讲。”张苏泉认真地道。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用兵打仗，应以诡诈为原则，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要装作进攻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利引诱它；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击它；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备它；敌人兵势强盛，就要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易怒暴躁，就要折损它的锐气；敌人卑怯，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得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离间它们。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是没有呆板规定的。”我道。

“你说，我们一再失利的原因何在？”张苏泉问。“孙子兵法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就是说，在开战之前，就要预算取胜的把握性。有十足的把握取胜，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开战前如果预计不能取胜，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缺乏。也就是说，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依据这些来观察，那么胜负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我道。

“很正确。我们一败再败，就是没有坐下来筹划作战方案。张老弟，你看，咱们应该如何打赢这一仗？”张苏泉道。

“我认为，目前敌强我弱，不宜死守，应该用计谋取胜。”我道。

“用什么好计谋才能取胜？”

“我以为，咱们可以采取毛泽东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取胜！”我道。

“你的意思是集中全部兵力攻其一部，要攻就把它彻底摧垮。然后，再回头攻击另一部，最后达到全胜之目的！”张苏泉高兴地道。



“不错！”

“好！说说具体措施！”张苏泉说着又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喷着烟雾道：“我想，三个战线，有两个战线各用一个团的兵力拖住敌人，与敌军猛打硬拼，拼它一下之后便后撤。同时，把兵力全部集中到南线，以一师和白龙团为主力，有六师全部兵力，二师两个团，四师两个团，兵力可达一万二千，用这些兵力来对付南线缅军八十八师六千人，二比一，还有不胜之理！”

“这个方案太好了！就这么干！”张苏泉道。

“我有一个要求！”我道。

“说吧！”

“我要求亲自去南线，由我全权指挥这次作战。”我道。

“这……”张苏泉没有立刻答应，我知道，他是在为我的安全担心。

“总参谋长，这一仗特别重要，只要这一仗打胜，不但能消灭缅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还能动摇缅军军心，给全胜奠定一个胜利的基础。”我道。

“好吧！不过，你要安全回来！”

“放心吧！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不会出事的！”

“蒙异！”张苏泉对蒙异道。

“有！”

“立刻向全军发出命令，按张先生意图调兵，不得有误！”

“是！”

整个苗家山战区立刻按照我的建议调兵布阵。缅军依旧按照作战常规进攻，他们丝毫没有发觉我军调整作战部署。

我与张苏泉一块儿吃罢晚饭，就立刻动身去南线前沿指挥部。我随白龙团行动，张苏泉亲自出来送我。



“张老弟，你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可惜呀，你生不逢时，如果在战争年代，我可以断定，你是一位常胜将军！”张苏泉道。

“瞎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画家，在军事上，我只是读了些兵书，还不知道可用不可用。就算这次能取胜，也不能说我就是常胜将军！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常胜将军何来呢？”我道。

“有道理。不过，你多才多艺使老夫十分佩服！”

“爱好广泛是我的个性，但都属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这次能击败缅军，我一定和坤沙总司令为你庆功！”

“如果取胜，这是咱们共同的功劳，而且，还有众将士的浴血奋战之功，我有何大功？好了，再见！”

“再见！祝你旗开得胜！”



## 五、激战河谷

南线指挥部设在克达山山寨西面的山顶上。我来到指挥部，对指挥部设在这里十分满意，山顶上巨石林立，大炮、飞机无法轰炸，只能从这里看到河谷对面的敌军阵地。如果两军大战，全部战场都在视线之内。

“指挥部设在这里太好了！”我道。

“是我亲自选的。”核颂听了我的赞扬之后道。

“把望远镜给我。”我道。

“是！”核颂说罢，立刻把军用望远镜递给我。

我接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的这里的各处要地。在我眼前，刚刚发生过的战场争夺战，把河谷弄得狼藉不堪。成片成片的树木被炸得不成样子，有的还在冒着白烟，谷底一个个的弹坑如同麻脸一般，到处都是战死者的尸体。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于是，我向缅军看去，但见缅军都躲藏在河谷对岸的山林中，只能看到个别缅军走动。

“他们发动了几次攻击？”我问。

“已经发起四次进攻都被我军打退了。”核颂道。

“对面共有多少缅军？”

“大约有六千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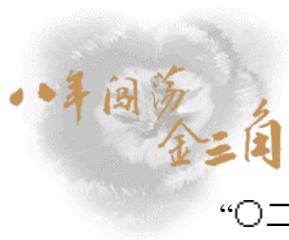
“好，我知道了，回掩体！”我把望远镜递给核颂。

我们回到背后的掩体里，我对核颂道：“打开报话机，问二师两个团现在已到达什么位置。”

“是！”核颂打开报话机道：“我是〇六，我是〇六，请〇二二、〇二三回答。”

“我是〇二二，我是〇二二，请指示。”

“〇二二，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二二现在正向○六三号高地运动，离○六三号高地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啦。”

“好！请你们迅速到达目的地，等候命令！”

“○二二明白。”

“○二三报告，○二三紧跟○二二后面。”

“好的，请你们跟随○二二进入○六三高地待命！”

“○二三明白。”

“○四一回答，○四二回答！”

“○四一报告，○四一已经到达○六五号地区待命，请指示！”

“很好，就地待命！”

“是！○四一明白！”

“○四二报告，○四二已同○四一进入○六五号地区，等待命令。”

“好，就地待命！”

“○四二明白！”

“○一，○一，请回答！”

“○一报告，○一报告，○一已经进入○六一阵地待命。”

“○一，○一，就地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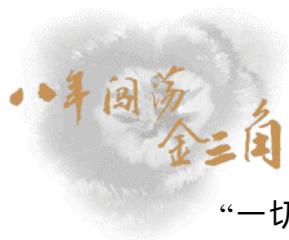
“○一明白！”

“○九，○九！请回答！”

“○九报告，○九按命令进入○六二号地区待命！”

“请就地待命！”

“○九明白！”



“一切都已按你的方案进行，战前准备完毕！”核颂道。

“好吧！”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正是下午一点左右。“趁现在是个空，快弄些吃的来。”我道。

“是！”我手下乃光立刻又命人为我准备中饭。不大一会儿，乃光让我去吃中饭，

我道：“弄到这里，我与核颂一块儿吃。”

“是！”于是，手下就把饭菜抬到掩体，我一看，全是肉罐头、鱼罐头。

“你不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肉，干什么非弄那么多的肉罐头？”我道。

“没办法，只有这些东西。”乃光道。

“我还有几袋方便面你吃不吃？”核颂问。

“好好好，就让乃光给烫一下。”我道。

“是！”乃光很快泡好了方便面。

“来来来，核颂师长，咱们一块儿吃吧！”我对核颂道。

“〇六，〇六！〇二报告，〇二报告！”

“我是代二，我是代二，请报告！”我抓起报话机道。

“缅军已向我军发起进攻！请指示！”

“按一号作战方案执行，要狠狠地打！快速地跑！明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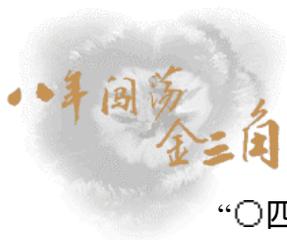
“〇二明白！〇二明白！”

“〇六，〇六！〇四报告，〇四报告！”

“我是代二，请讲！”

“缅军已向我部发起猛烈进攻，请指示！”

“按一号方案行动！”



“○四明白！”

“轰！轰！轰！”整个河谷炮声响起。我知道一定是缅军开始发起总攻了，于是，我急忙跑到前面观察部，我向下一看，乖乖，整个河谷被缅军炸得像开了锅一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上有三架飞机从西面飞了过来，直冲我们这里俯冲扫射。

“快！隐蔽——”乃光端着一个烫着方便面的饭盆，一见缅甸军的飞机冲了过来，把手中的饭盒一扔，一把把我拉到后面的掩体内。就在这时，一架飞机俯冲过来，向观察处打来一排子弹。有两名卫兵当场被打死。

“狗日的，怎么这么快！”我骂道。

“敌机常冲到这里扫射！”核颂道。

“命令重机枪，组成三组，向敌机开火，给我弄一只缅甸鸡（机）过来，赔我一碗方便面！”我对核颂命令道。

“是！”他转身对参谋长道：“你立刻去左边警卫队，组织重机枪手，对空射击，给我打下一架缅甸机，赏泰币两万！”

“是！”参谋长领命下去。

“来来来！咱们吃咱们的，让它轰去！轰够了就不轰了。”我坐下，手拿小勺子对核颂道。

“要不要再给你烫一袋方便面？”核颂问。

“不用啦！我等着吃你打下的缅甸鸡（机）。”

“好吧！你会吃上的。”

我与核颂每人拿起一把小勺子，吃起中餐来，外面的炮声如同春节除夕的鞭炮炸个不停，四处浓烟滚滚。我与核颂不管这些，只顾吃我们的饭。

缅甸军的飞机又有两次冲到这里扫射。由于都隐蔽起来了，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不过，我听到那激烈的重机枪声，正向缅甸军飞机扫射。



突然“轰——”只听一声巨响，那爆炸声把这座山好像推了两下。我把一拍大腿道：“好！成功啦！一定是打下缅机啦！”

“像是！”核颂也道。

“走！出去看看。”我站起来道。

“别！还是安全点好！”核颂拦着我道。

“报告！一架缅甸轰炸机被我军击落！”参谋长进来报告说。

“怎么样！有缅甸（机）吃了吧！”核颂对我笑着道。

“另两架还敢来吗？”我问。

“早已向西飞去。”参谋长道。

就在此时，炮声停了下来，但是，接下来的便是一片枪声。

“敌军发起进攻啦！”核颂道。

“好！咱们可以去观察处啦！”我转到前面观察处，拿起望远镜向河谷一望，只见河谷里烟雾四起，战火纷飞。缅军如同蚂蚁一般在烟雾里爬行。我对核颂道：“快！命令各部准备投入战斗！”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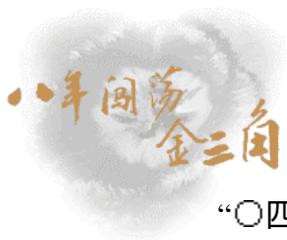
“〇二二、〇二二。〇二三，〇二三。〇四一，〇四一，〇四二，〇四二！〇二，〇二，〇四，〇四，〇一，〇一，〇九，〇九，各部注意，准备投入战斗。各自按照各自的任務投入战斗，请注意：现在由代二号向你们下达命令！”

“各部注意，只要看见三颗红色信号弹，立刻向敌军发起进攻。要狠狠地打，一鼓作气把缅甸八十八师彻底摧垮！谁敢误战，军法处置！完啦！”

“〇二二明白！”

“〇二三明白！”

“〇四一明白！”



“○四二明白！”

“○一明白！”

“○二明白！”

“○四明白！”

“○九明白！”

“核颂师长，命令你部执行一号方案！”我对核颂道。

“是！”他又拿起对讲机道：“○六一注意，○六二注意！○六三注意！现在执行一号方案！听明白了吗？”

“○六一明白！”

“○六二明白！”

“○六三明白！”

“好！开始行动！”

我在望远镜中，只见核颂手下三个团，向缅军发起猛烈的还击。可是缅军兵多如蚁，正向六师阵地扑来。就在此时，天空上亮起两颗黄色信号弹，只见三个团火速撤离前沿阵地。也就在此时，缅军攻进了六师前沿阵地。

“好！打出三颗红色信号弹，向敌军八十八师发起总攻！”我命令道。

“叭——叭——叭”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我再朝刚刚进入六师阵地上的缅军看去，只见六师阵地上硝烟滚滚，爆炸声响彻河谷。原来，六师故意退出阵地，在退出阵地之前，六师阵地上布满了地雷。当三颗信号弹升空时，六师便按动遥控器，地雷在阵地上开始爆炸。冲到六师阵地上的缅军死伤惨重。六师官兵又趁机反扑阵地，没有死的缅军立刻下撤，六师夺回阵地后，便向下冲锋，追击缅军。

与此同时，战区南路一师张正荣部，白龙团天沙部从南侧直杀八十八师总部。北侧的二师二团、三团、四师的一团、二团，由北侧杀向八十八师师部，三路大军如同

三只饿虎，扑向缅军八十八师。八十八师见此情形，早吓得丢了魂，一路西退。三路大军哪肯放过，紧咬不放。整个河谷直杀得天昏地暗。

缅军早已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仗打得很顺利，只用了四个小时，八十八师被彻底摧垮。

我立刻命令乘胜前进，直逼缅军前沿总指挥部碧哇山寨。

缅军知道上了当，立刻命令另两个师回师，保卫碧哇山寨总指挥部。

两军对峙在萨尔温江两岸。我命令以萨尔温江为屏障，与缅军交战。

为了打败缅军这次进攻，张苏泉把前沿指挥部搬迁到最前沿的萨穆镇上。

我也回到总指挥部，与张苏泉会合。

“张老弟！功高盖世！功高盖世！”张苏泉握住我的手说。

“瞎猫抓个死耗子，不值一提。如果下一仗能取胜，你再夸我不迟。”我道。

“你准备怎么打下一仗？”张苏泉问。

“这要看缅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

“你估计缅军将会采取什么战略？”

“以我猜测，缅军吃了我们这次的亏，他们一定改变上次的作战部署。”

“怎么改变？”

“他们会将三十三师、四十四师集中在一起，向我部某一个阵地发起攻击。”

“为什么？”

“他怕咱们再次分散他们。”

“有道理。”

“这次的进攻，兵力会更集中，炮火会更凶，飞机会更多。”我道。

“那么，我们就采取躲避的办法。”张苏泉道。



“不！我准备趁势全歼缅军！”

“一口吃掉？！”

“对！一定要一口吃掉！”

“这块肉太肥啦！恐怕不那么好吃吧！”

“我的胃口大，绝对能吃下去！”

“你的胃口真大！说说具体办法。”

“我猜测，这次缅军一定选择瓦达一带渡江进攻。”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带，我军驻军是六师和白龙团，他们想向六师复仇。最重要的是那一带水位最低，过江最容易。”

“有道理。”

“还有一条，在那里，我们的工事比较薄弱，易攻。”

“分析得透彻，我同意你的看法。”

“战局已经清楚，咱们俩各想个主意，学一下古人周瑜和诸葛亮，把各人的主意写在手心中，然后看看谁的主意可取。”我道。

“好！”

“我与张苏泉各在手心中写好之后，一齐把手伸开，只见两人手心中都写着“雷、火、伏”三个字！我们两人高兴得哈哈大笑。

缅军也没有闲着，更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都是一群废物。就在我打败八十八师之后，他们派出后方九十九师二八七团，化装成坤沙的部队，从西北方深入到东北部地区。那里是土侬共产党的地盘，坤沙与他们有盟约，互不侵犯。九十九师二八七团奉命潜入这个地区一个侬族山寨，对这个侬族山寨大打出手，血洗都卡侬族山寨，杀了八百余口人，土侬大头人曼蒙拉的堂弟卡温山一家十几口人，全部死于这次劫难。这

支化了装的部队，大叫大嚷他们是坤沙部队，并扬言要彻底消灭佤族。佤族大头人曼蒙拉年仅二十八岁，是个血性汉子，为人十分义气，对待山民又十分的好，是一位深受土佤人民爱戴的土佤首领。在这事发生之前，曼蒙拉还不是佤共首领，佤共的头目是他堂弟卡温山。

曼蒙拉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他感到共产党的政策还不错，共产党的存在不但没有给土佤人带来什么灾难，还能给他们带来些好处，对堂弟卡温山搞土佤共产党游击队，他并没有反对。这次“坤沙部队”血洗都卡山寨，杀了八百多人，又巧逢堂弟卡温山在山寨家里过夜，连同卡温山一家十几口人全部被杀，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大头人。他立刻接管了堂弟佤共游击队长职务，又组织全佤族同胞报复坤沙。土佤共产党副书记萨尔要求他参加共产党，接替堂弟共产党书记的职位，曼蒙拉一口答应。就这样，曼蒙拉当上了土佤共产党头目，萨尔兼任参谋长，便开始在东北地区向坤沙集团采取报复行动。

我与张苏泉听了来自总司令部的消息，十分吃惊。我对张苏泉道：“缅军在土佤族制造我们与土佤之间的敌对，这对东北地区很不利。弄不好矛盾激化，仇恨越来越深。”

“看来缅军中还有能人，不然，绝对没有如此高招。”张苏泉道。

“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里的战斗，不让缅军占一点便宜。”

“就按你的意见布阵，这次一口吞掉他们，让他们再也不敢向前推进一步。”

“好吧。不过，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必须让缅军向这里攻击一次两次，再把他们愤怒的火温加大一些。”

“有道理。”

我与张苏泉谈过话之后，便从屋里出来，想到外面透透气。我刚走进大院子里，只见有几个士兵，正拳打脚踢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住手！”我急忙向他们喊道。

手下一见我对他们喊住手，个个都停了手，我几步迈到面前问：“怎么回事？”



“报告长官，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野小子，钻进我们指挥部的伙房里，偷吃东西，被我们抓到。”一位年长的士兵报告说。

“他可能是饿急了，你们怎么可以一打再打他呢？”我说着蹲下来，拉了拉趴在地上的娃娃。那娃娃衣服破烂不堪，满脸是灰，赤着双脚，露在外面的四肢，被黑色的污灰沾满，都看不到肉，很是可怜。我便问道：“小兄弟，你怎么来到这里？”

他胆怯地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小兄弟，不用害怕，我不让他们再打你了。”

可是，他依旧不说话。

“他是什么民族？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我问身边的士兵道。

“看样子是老黑族，他会说中国云南话，刚才我们打他时，他用云南话说‘以后不敢偷啦！’”那位士兵又道。

“你们去伙房，弄些肉、饭来，让他先吃饱再说。”我吩咐道。

“是！”

一位士兵从伙房里端出一大盘猪肉和一碗米饭来，这位娃娃一见，急忙伸手就抓，向嘴里塞。

“慢慢吃，慢慢吃。”我对他道。

不大一会儿，这娃娃把肉和米饭吞进肚子里，我又让人端来一竹筒水递给他，他一扬脖子，又把水喝光。我看着这位骨瘦如柴的娃娃，不由得想起我那惟一的儿子。他，也该有他这么大了。

“你家住在哪里？”我问。

“你们收人吗？”他突然用云南话问我。

“你想当兵？”我反问道。

“想当兵。”

“为什么要当兵？”



“当兵有饭吃、有肉吃。”

“当兵要打仗，要流血，还会死人，你怕吗？”

“不怕，只要让我当兵，我什么都不怕！”

“你父母在哪里，他们同意你当兵吗？”

“早就死了，我连他们长得什么个样子都不知道。是阿舅把我养大，可是舅妈坏得很，光叫我干活儿，不给我饭吃，我一气之下才跑了出来，想当兵。”

“好！给我当个勤务兵干不干？”

“干！你收我？”

“收！”

“谢谢长官！”

那娃娃跪在地上，要给我磕头，我一把拉起他道：“不用这个！”我又转身对身边的人道：“今后有人偷吃的，不要打他们，让他们随便吃！”

“是！”我把那娃娃拉到我住的地方，把他交给乃光道：“给他洗个澡，弄一身新衣服，以后就留在身边当个勤务兵吧！”

“是！头儿！他叫什么名字？”乃光问。

“我还没问，喂！娃娃，你叫什么名字？”我道。

“舅妈叫我班瓦，我不喜欢这个名字，长官，你给我重新起个名吧！”

“好！你随我姓，姓张，叫张雷！以后就叫你阿雷！”我道。

“是！我叫阿雷！”



## 六、大获全胜

缅军开始大举进攻，这次，十来架缅军飞机向我阵地发起最大规模地轰炸。张参谋长立刻命令高射炮对空射击。四个对空射击点同时在天上组成交叉火力网，打得缅军飞机不敢低飞，便在空中乱投炸弹。炸弹落在大山各处爆炸，冒起一个又一个的烟柱。缅军见飞机起不到什么作用，又开始使用大炮向这边一阵狂轰滥炸。由于我们预先准备充分，各部都躲进掩体，伤亡很少。缅军在重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向这边发起冲锋。缅军如同蝗虫一般，渡过萨尔温江，铺天盖地直向我军阵地冲来。此时，守在河岸上的一师、二师、六师，轻重机枪一齐扫射，他们身后的火炮也喷吐出火焰，缅军由于兵力集中，纷纷中弹，鲜血染红了萨尔温江的江水。这天的天气虽然晴朗，但却浓烟蔽日，冲杀声响彻河川山岗，遍地的血光刺人眼目，宛若地狱的景象。

“按原计划撤退！”我对张苏泉道。

“〇一、〇二、〇六注意，按原计划撤出阵地！”张苏泉命令道。

“〇一明白！”

“〇二明白！”

“〇六明白！”

三个师的兵力迅速向后撤退，缅军认为我方兵败，紧追不舍。三个师边撤边打，故意诱敌深入。

“〇九，〇九！报告你们的位置！”张苏泉用报话机，向白龙团呼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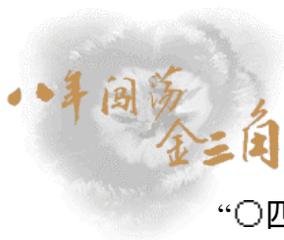
“二号，二号！我们已经接近缅军总指挥部碧哇山寨！”白龙团报告。

“你们进入碧哇山寨，用喷火器狠狠烧杀敌人，端了它的老巢！”张苏泉命令道。

“〇九明白！”

“〇四，〇四，请回答！”

“〇四报告，我们已经进入预定地区！”



“○四注意！你们要隐蔽好，等敌军退下时，给我狠狠地打！”

“○四明白，○四明白！”

“好，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咱们等待各部发来的好消息吧！”张苏泉放下报话机，高兴地对我道。

“报告！○一、○二、○六已退到预定地点，敌军进入雷区，请指示！”前沿参谋长进来报告。

“好！打信号弹，执行连环雷计划！”张苏泉命令道。

“是！”

立刻，空中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只听得远处天崩地裂，爆炸声连成一片。我拿起望远镜，想看看雷区情况，可是雷区上空硝烟滚滚，沙石飞扬，尘土四起，什么都看不见。

“好！看来我精心设计的‘星月连环雷’发挥得不错！”我道。

“够他们吃的啦！”张苏泉笑哈哈地道。

这次，缅军的进攻方式还是老一套，先是飞机大炮，后是大部队进攻。我军三个师抵抗一会儿之后，便向后撤退，缅军认为他们大军推进，我军兵败，便乘胜冲到我军前沿阵地，又对我撤退部队紧追不舍。其实，是我们故意后撤，把缅军引入星月连环雷阵区。等缅军进入雷区，再引爆中心地雷，使得四处地雷分别爆炸，整个战场全面开花。缅军死伤无数，狼狈逃窜。缅军后续部队一见前面炸得尸体遍野，立刻后退。一师、二师、四师又反扑过来，直冲缅军。缅军被打得无法招架，只得退过江去，一、二、四师又乘胜过江，一路追杀。缅军指挥失灵，群龙无首，一路向西逃窜。

再说天沙，带领白龙团摸到碧哇山寨，向缅军前沿指挥部发起火攻，留守前沿指挥部的缅军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根本想不到我军能摸到这里，因此，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等他们稍微清醒过来，已被白龙团四十只喷火筒烧成一片火海，各人只顾逃命，谁顾得上谁。据情报说，总指挥奋浓温和参谋长季山昂，险些丧命，两人的头

发全部烧掉。白龙团用“火”端了缅军前沿总指挥部，使得缅军各部无人指挥，岂有不乱之理。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这话一点儿不假。满山遍野的缅军败兵，狼狈西逃，惨不忍睹。

却不知，我又在他们逃窜的半路深谷中，伏下四师一个师的精兵，正等待着这帮西逃的残兵败将。当他们逃到四师伏击地时，四师又以猛烈的炮火迎敌。缅军在这里又遭到一阵残酷的伏击，只有各顾各四处逃窜，上下不足五小时，缅军全军兵败。我们立刻收复原来的失地！这是张家自合兵之后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缅军历史上损兵最多的一仗。听说奈温总统气得把潜略大骂一通。缅军退回东枝，搜罗残兵，对这三个师进行了军事上的调整，又调回京都准备招兵充实。九十九师调到东枝，他们再也不敢轻易兵犯坤沙了。

张苏泉命令四师和六师分别驻扎西线各关口，又与我回贺蒙镇去了。

我们回到贺蒙镇，张苏泉单独向坤沙汇报了这次击败缅军的全部经过。坤沙大喜，便在“政府”会议室为我和张苏泉举行庆功宴。在庆功宴上，坤沙自然有一番激扬的赞颂，这里不必再说了。

土佤共产党的报复日益升级，使得东北地区十分紧张。坤沙为了解决东北与佤共的争执，又把我与张苏泉找到司令部，共商对策。

“土佤共产党号召全土佤三十几个山寨与我们拼命，已经全民皆兵，连十一二岁的娃娃与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拿起了武器，誓死与我们拼到底。”坤沙道。

“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的人不是我们所杀。”张苏泉道。

“有个屁用！我们派出三个营级代表去与他们谈判，结果都被他们杀了。我们怎么解释他们都不相信，一口咬定人是我们杀的。我命令情报处去查，情报处只查出有一千多人的武装开进那个地区，装扮成我军模样，却无法查出是缅军哪个部队所为。”坤沙道。

“我可以肯定，这是缅军用的反间计，他们冒充我军杀了土佤山寨八百余人，又大肆宣传是我军人马，让土佤族山民对我们进行复仇，配合西线战场，使我军东西受



敌，无法增援西线。”张苏泉道。

“我又命令情报处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坤沙道。

“这非常重要，有利于我们和平解决与土佤族的冲突。”我道。

“和平个狗屁，现在都杀红了眼，我又调去一个师的兵力，准备向土佤共产党发起全面进攻。把土佤共产党全部歼灭。”坤沙说。

“万万不可，这样会激起整个金三角土佤和佤族山民的暴乱。再说，我们能把他们灭绝吗？”我道。

“对！咱们还是要找出一个和解的办法，这样打下去，仇恨只会越来越深。”张苏泉说。

“我军已被他们打死二百余人，土佤采取的是与我们长期作战的游击战术。我军只要一分散，他们打死我们十个八个就立刻钻进丛林消失。你去搜捕，他们不知道又从哪里冒出来打你几下。几个妇女对面而来，笑嘻嘻地与你打招呼，等你一过去，便向你背后扔手榴弹。十来岁的娃娃在路边上玩，你从他们身边过去时，他们就从路边草丛中摸出手雷向你扔过来。现在逼得我军见了女人和娃娃都不敢放过。”坤沙说。

“我们谁都可以打，就是不能打这些当地群众，不然，我们将失去民心。”我道。

“你说怎么办？”坤沙问。

“要忍！”

“忍不了啦！”

“忍不了也得忍！”

“难道我们眼睁睁地让他们枪杀我们！”坤沙道。

“这只能说明我军无能！”我道。

“那你说说，有什么高招？”坤沙道。

“你听说过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吗？”



“没听说过。”

“那好，我就给你讲这个故事。”我说着，点了一支香烟，接着道：“三国时期，南方部落酋长孟获侵扰蜀境。为了化解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冲突，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按理说，当时诸葛亮完全可以大军进攻，一举歼灭孟获部。可是诸葛亮认为，与边境少数民族不能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如果和解，不但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还可以争取到与他们的团结，对蜀大有好处。因此，诸葛亮打败一次孟获，抓住他，放了他，让他再战。一次一次，孟获就是不服。一连七次，孟获被七擒七纵。孟获这才感动得垂泪跪拜诸葛亮，并道：‘七擒七纵，自古未有，我也该识得道理。’遂表示倾心降服，永不再反。孔明宣布孟获仍为部落之主，永葆和好。众人要求留下官吏，以免后患，孔明却道：‘留官就得留兵，留兵就得运粮，费财费力，有害无益。我不留人，不运粮，用信义来服人，才是长久之计。蜀军班师回朝后，南方边境再无战火。诸葛孔明施用七擒七纵之计，他的用意在于拓展领土，利用孟获的地方领袖地位，使南方蛮族全部服从于他。这难道不可用于这次与土瓦之争吗？”

“说得好。这是三十六计第十六计欲擒故纵之计。我看张老弟这个意见可以采纳。”张苏泉笑呵呵地道。

“咱们能擒住佯共首领曼蒙拉七擒七纵吗？”坤沙不解地问。

“那是兵法之说，在具体运用上，还是要动脑筋用策略的。我看这样，让张老弟去一次东北地区，代我为前沿总指挥，去处理此事。”张苏泉道。

“张老弟，求你走一趟，怎么样？”坤沙道。

“好吧，我去！”

“好！张老弟，只要你能为我摆平东北土瓦问题，回来我奖赏你一百万美金！”坤沙道。

“咱们把话说清楚，我可不是为一百万美金才去东北前线的。”

“怪我！是我说错了话！”坤沙笑着道。



“让我手下贴身卫士郭昌作你的保镖，郭昌跟我二十余年，张家军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可以压住众将官。再由总司令你下一道命令，任张老弟为东北战区前沿代总指挥，代行你我职权，违令者杀！这样，众将不敢不服。”张苏泉道。

“好，就这么办！”坤沙道。

第二天，我在郭昌的陪同下，带着乃光和小勤务兵阿雷去东北前沿。坤沙和张苏泉把我送出贺蒙镇，我对坤沙道：“你快速查出是哪支部队去的土侏山寨，这个情报十分重要。”“放心吧，我一查出，立即打电报给你。”坤沙说。

我来到东北前沿，听取了东北地方军区司令笠山的汇报之后，便又召集新编七师师长张西成和新编八师师长白夫等人到指挥部开会。

“同志们，我们与土侏共产党作战不那么轻松吧！”我笑呵呵地问。

“狗日的侏共不讲道理！与他们打仗真够受气的！”白夫道。

“他们是全民皆兵，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姑娘，一转脸便向你开枪，真没办法！”张西成道。

“依我的主意，把他奶奶的杀个绝种！”笠山道。

“依你们的意见，是要大举进攻土侏山寨，彻底消灭土侏共产党？”我道。

“对对对，一鼓作气！”

“杀他个鸡犬不留！”

“为战死的弟兄们报仇！”

……

“好！我再问你们，咱们杀了一个土侏人，他家有无老少亲人？”我问。

“怎么没有。”笠山道。

“你们能把他们杀绝吗？”我问。

……谁也不作声了。



“我告诉你们，有时候，光用武力是征服不了一个民族的。这样打下去，一代传一代，仇恨只有越闹越深。”

“那么，依你的意见呢？”白夫问。

“和平解决！”我道。

“都打红了眼，咱们要和平解决，他们干吗？”笠山道。

“这要看我们怎么做。”我道。

“现在咱们就是给人家磕头，人家也不会买我们的账。”张西成道。

“只要我们诚心对待他们，我不信他们不受感动。只要他们是人，是人就会有感情，我就不信这个邪！”我道。

“难呀！不信，你住几天就知道了。”笠山说。

“请各位应该认识到，如果再打下去，可不是再死几百人的问题了，弄不好咱们与土佤共产党两败俱伤，缅甸军就可以乘机吞并我们两家。大家应该明白，制造这次事件的是缅甸政府军，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次惨案，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挑起我们两家互相残杀吗？如果我们谁都不愿让步，不正是中了缅甸军的计谋了吗！”我道。

“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土佤共产党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呀！”白夫道。

“至少我们明白，既然明白就不能再继续打下去。土佤共产党不明白，我们可以向他们说明白，用传单去说，用后退表明我们的诚意。用一枪不发说明我军坚决和谈的态度，我不相信，就打动不了他们的心。”我道。

“如果我们一让再让，土佤共产党乘机大举进攻怎么办？”白夫问。

“我觉得白费劲，他们已与我们结怨太深，无法和解。”笠山道。

“事情没有永远不变的道理，我们多印一些传单，如果他们进攻，我们立刻后撤，不许还击，多留下一些传单给他们。”我道。

“有这样打仗的吗？只许后退，不许还击，我做不到！”土匪出身的白夫道。



“谁敢违令，军法论处！”我命令道。

“是！”

我吃罢晚饭，便在屋里写了一封致佤共的公开信，我写道：土佤民族与掸邦民族是亲如手足的兄弟，如同一家人一样，共同生存在这块土地上，都曾饱受着外强的欺凌和摧残。对于你们都卡山寨的不幸事件，我们深表同情，并感到十分悲痛。但是，我方向你们郑重声明，都卡山寨惨案决非我军所为，苍天可以作证！据我方情报打探，这次事件很可能是缅军一手策划制造的，当时，我军正在西线与缅军浴血奋战，全部兵力基本上都投入到西线战场，我们没有理由，也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抽出一千多兵力来这里制造事端。这是缅军的一个阴谋，想挑起你我争端，使我军陷入东西受敌的困境，分散我军兵力，从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请你们清醒头脑，万不可再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我们两家必须停止这种互相残杀的愚蠢行动。

我方已首先采取行动，绝不向你方再打一枪！也希望你方立刻停止向我军进攻，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奈温军人独裁政府！

我写好之后，叫来郭昌，对他道：“你让人译成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连夜印成传单！”

“是！”郭昌拿起文稿走了。

阿雷为我端来热水，我洗了脚，就倒下睡了。

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西线战场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时时重现脑海，真是终生难忘。我帮坤沙打了这一仗，是错还是对？帮助毒贩打败缅军，可能是我一生难以饶恕的错误。在这场争斗之中，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终生残疾，我无法计算，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弥补这次过错。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这次过错做点弥补，哪怕是一点儿，我也感到宽慰。我这次来东北战场，就是想为这个过错作些补偿。我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使他们不再流血，就是一次最好的补偿。如果我在这次行动中死去，这是苍天对我的惩罚，我虽死无憾。所以，我决心阻止这场战争。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一阵爆炸声把我惊醒。我翻身起来，只见天色已亮。



“轰轰……”

“哒哒……”

“土佉又发动进攻了！”这时郭昌和乃光跑进来，拉起我就跑。阿雷紧紧跟在后面。

“命令部队不准放一枪，立刻后撤，丢下传单！”我向手下命令道。



## 七、土瓦山寨遇险

我的举动对土瓦共产党不是没有作用。我们撤走后，他们占领了我们的阵地，传单对他们有些触动。

“司令，坤沙的部队一直后退，对我们一枪不发，总是避而不战。”参谋长萨尔对曼蒙拉道。

“狗娘养的坤沙，害怕了！”曼蒙拉道。

“看来不像退，据我估计，他们是战略性退却，我方情报打探，张家军总指挥派来一位前沿代总指挥，人称米斯特张，听说此人十分厉害，自他来之后，张家军便改变了与我军作战的方法，只要我们一进攻，他们就后退，连一枪也不放。”萨尔道。

“我看他是个脓包总指挥！”曼蒙拉道。

“我看不像，在他们撤退时，阵地上留下很多传单，传单上是向我们声明都卡山寨事件与他们张家无关，并告诫我们不要上政府军的当。”

“不要听他们胡言，传单我都看了，是骗人的把戏，我才不相信呢！”

“不！司令，我认为他们讲得有些道理，当时缅军近两万大军在西线向他们进攻，张家军步步失利，最后张苏泉亲自去西线指挥作战，他们的精力全部都投入了西线战场，哪有工夫来这里捣乱。再说，他们如果真的来这里制造都卡事件，那不是故意给自己找麻烦吗？”萨尔道。

“这个……”曼蒙拉被问住了。

“司令，我看这的确值得深思，说不定，我们真的上了缅军的当！”

“我看这样，我们再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向我们放枪。这次咱俩一同上前沿阵地查看。”曼蒙拉道。

“轰轰轰……”

“哒哒哒……”土瓦共产党又一次向我阵地发起进攻。



“总指挥！打吧！”笠山向我请示道。

“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撤到九一八防区！”我道。

“我没办法向手下解释！”笠山说。

“这是命令，违者杀！”我道。

“是！”笠山说着，转身就走，他边走边嘟嘟囔囔着道：“有你这样打仗的嘛！”

“笠山！”我大怒道。

“有！”

“你刚才说什么？”我问。

“我没……没……”

“如果你胆敢不执行命令，我立刻执行军法！”我斩钉截铁地说。

“是！保证执行命令！”笠山道。

“滚！”

“是！”

我登上山顶，拿起望远镜向下看，只见土侏两千多兵马迅速攻占了我们的阵地。但是，我又看到一个可喜的情况，土侏共产党在进攻时，都是向空中放枪，打出的炮弹全是落在山坡的丛林里，根本不向我方人员打。

“笠山！土侏共产党开始动摇啦！你看！”我说着，把望远镜递给笠山。

笠山拿起望远镜，向下看时，我在一边说：“你看，他们都是向空中放枪。”

“是啊，他们哪里像打仗，跟玩儿一样地说着、笑着、跑着。还有的捡起传单看。有门啦！你真行，我服了！”笠山高兴地道。

“快！通知各师团，万不可还击，只许后退。”我道。

“是！”笠山把望远镜交给我身后的阿雷，拿起报话机，开始命令各师团。



“报告！总司令部来电！”一位作战参谋拿着电报文向我报告。

“念！”我道。

“东北战区代总指挥米斯特张：现已查明，进入都卡山寨制造那次惨案的是缅甸政府国防军九十九师波沙哇的二八七团所为。总司令坤沙。”作战参谋道。

“好！太好了！书记员！”我大喊一声。

“有！”

“用地方文字给土佤共产党头目曼蒙拉写封信，以我个人的名义！我说，你记！”我道。

“是！”书记员立刻掏出钢笔。

“土佤共产党首领曼蒙拉先生：我军已查明，进入都卡山寨制造那次惨案的是缅甸军九十九师二八七团，团长叫波沙哇。他们化装成我军模样，挑起我们两家互相残杀，请你们派出特工人员进行调查。愿我们两家早日恢复和平友好。掸邦民族革命军东北战区前沿代总指挥米斯特张。”书记员写好之后，我在上面签了字。

“谁敢去土佤共产党那里送信？”我大声问道。

“我去！”阿雷道。

“你？！”我惊讶道。

“总指挥，让我为你做件大事吧！平日你对我这么好，我总想什么时候能为你做件大事，这次就让我去吧！”阿雷道。

“好小子！有种，你去！”我拍了他一下肩头道。

他把望远镜和枪交给乃光，接过书记员手中的信，向我行了个军礼道：“总指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里，为我立块碑。”

“胡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等你给我端茶递烟呢！”我道。

“是！”他说完，转身跑了下去。



阿雷来到土佉共产党前沿阵地，只听土佉士兵向天开了两枪，却不见人。

“不要开枪——我是给你们司令送信的！”阿雷手举着那封信道。

“把手举高些！不许耍花招！”几个土佉士兵从草丛中钻出来，用枪指着阿雷道。

“是！”阿雷高举着信，走进土佉阵地，土佉士兵押着他，向指挥部走去。

曼蒙拉与萨尔正在指挥部里看地图，阿雷被带进来，手下把信拿过来，交给曼蒙拉，曼蒙拉把信看了一遍又递给萨尔。

“你小子知道不知道前头三个送信的怎么死的？”曼蒙拉问阿雷。

“知道，砍头死的。”阿雷道。

“那你还敢为张家送信？”

“效忠我掸邦民族是我的天职！”

“嘿嘿，毛孩子，你懂得还不少，老子今天换个方法让你死，这样比砍头痛快些！”曼蒙拉说着掏出手枪，向阿雷头部打了一枪，那一枪，子弹正贴着阿雷的耳边而过。可是阿雷却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好！老子看你小子是条汉子，放你回去！”

“你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

“不回个信？”

“滚蛋！再执唆老子真毙了你！”

“是！”阿雷行了个军礼转身就走。

阿雷走后，曼蒙拉道：“奶奶的，你们看看人家张家军，个个都是好样的，怪不得他们这么强大！”

“司令，是不是派人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像张家军说的那样。”萨尔道。



“我看不一定是真的。”曼蒙拉道。

“调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九十九师里有无咱们这个地方的人？”

“可以找找亲戚，找找朋友嘛！”

“对对，你安排一下。”

“好吧！”

过了七八天时间，派出的人回来报告，那次偷袭都卡山寨的确是缅军九十九师二八七团所为！此时，曼蒙拉才知道上了缅军的当了。

曼蒙拉心中又害了怕，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冤枉了张家！可是，事情已闹到这种地步，张家如果反过来让他们赔偿损失怎么办？

“参谋长，现在水落石出了，我们的确错怪了张家，你看这事如何是好？”曼蒙拉道。

“我们万万不可认账，现在已经闹到这个地步，张家不会善罢甘休。张家军不敢与咱们打，就是因为我们土伕族山民们都知道那件事是张家军干的，这才使全部土伕族起来与我们共同复仇。如果山民们知道我们错怪了张家，就会改变对张家军的仇恨，到那时，张家军名正言顺地找我们算账，我们怎么办？”萨尔道。

“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封锁消息，一口咬定就是坤沙部队所为，然后，我们退回到我们原地，把侵占张家的地盘还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来找事，咱们就给他们个不了了之！如果他们敢进攻我们，我们还是鼓动山民去复仇，与他们干！”

“好主意！”

曼蒙拉命令撤回老本营，把侵占张家的所有地盘全部让出来。

土伕一撤兵，我估计土伕共产党已经知道错怪了张家。我下令收复失地，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

但是，我觉得张家军与土侏之间的不和仍然无法解除。我既然来了，就应该彻底解决问题，向坤沙交个百分。

我想，我能冒险去一次土侏族那里，互相见见面，把话都说清楚，彻底消除误会，促进两个民族的团结和友谊，争取永远不再发生两军争端，那就好了。我虽有这个设想，却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于是，我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让大家讨论一下。会上，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冒险去土侏，反对最凶的就是郭昌。

“那可不行，两军交战，那不等于去送死吗？”郭昌道。

“我们可以化装成做生意的人，从北路转过去，就说是中国大陆客。到时候见机行事，能谈和平就谈和平，不能谈和平就谈生意。”我道。

“我坚决反对，万一出了事，我无法向司令和总参谋长交待！”郭昌坚持道。

“乃光，听说曼蒙拉与你沾点亲是吗？”我不理会郭昌，向乃光问道。

“是的，土侏头目曼蒙拉是我表兄。他虽然脾气不好，不过，他为人不错，十分讲义气。”乃光道。

“我反对，这是打仗，不是串亲访友！”笠山道。

“现在他们退了兵，说明已经认了账了，还去与他们谈个？！”白夫道。

“你一枪未放，就解决了与土侏共产党的冲突，已经是功劳大大的啦，还去与他们谈什么！”张西成道。

“我主意已定，去土侏那里，我有十足的把握，他们绝不敢轻易伤我。我认为，只要我真诚对待他们，他们不会不讲道理！”我道。

我暗中告诉笠山，等我走后再向总司令部发出电报。

我带着郭昌和乃光，三人化装成商人，绕道北路。坤沙和张苏泉接到我去土侏的

消息，吓得立刻回电，命令笠山不惜一切代价把我拦回来。但是，我早走远了。

我们三人从北路绕进土侬山寨防区，到了关卡，几位土侬士兵拦住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乃光上前用地方话道：“我是曼蒙拉司令的表弟，这是我的老板，来见见你们司令。”

那个土侬士兵一听是司令的亲戚，忙点头哈腰地说：“好，好，我给你们带路。”

在那个士兵的带领下，我们三个人来到司令部。

曼蒙拉一听表弟乃光来了，十分高兴，忙出来迎接。他一见乃光便道：“乃光表弟，听说你在泰国发大财啦，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个穷地方来啦？”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中国大陆的一位朋友，张大老板，他应我家刘将军之邀去泰国我们主人家。我是接他的，路过这里。张老板，这就是我表兄曼蒙拉大头人。”乃光介绍道。

“大头人，乃光在路上讲了你不少的故事，你可是土侬人的大英雄啊！”我拱手道。

“哪里，哪里，快屋里坐！”

我们进屋坐下之后，曼蒙拉吩咐送上香茶，我们边喝茶边聊。

“张大老板，听你口音是中国内地人？”曼蒙拉问。

“是的，我是北方人。”

“你做什么生意？”

“来金三角，你说能做什么生意呢？”我笑呵呵地打起官腔。

“对对对！明白人不必细说！哈哈！”

“大头人倒是一位十分明白的人！”我道。

“哎！我说表弟，你太不够朋友了吧，我土侬也是出产海洛因的地方，我手下就有两个海洛因工厂，你还带张大老板去刘将军家，刘将军那里早就不种鸦片了，他的

货全是从坤沙手中拿的，价码又加了不少，如果从我这里拿，不但省去很多路费，又便宜很多，我还可以帮你送过中国边境。不知你图个啥？”曼蒙拉道。

“真的？”我道。

“当然是真的，如果你与我做，一万人民币一公斤，我给你送过境，怎么样？”

“好！太好了！”

“那怎么行，刘将军让我来接张老板，如果在这里买货，我怎么向刘将军交待！”乃光道。

“你小子真傻，你不会说张大老板没来，你没有接到人！”

“那不行，刘将军知道了不杀了我才怪呢！”

“我给你两千人民币的回扣，怎么样？一公斤两千，不少吧？”

“我……”乃光装出为难的样子。

“我与你是老表个砣！还不如刘将军亲！”曼蒙拉有些不高兴了。

“好啦好啦，乃光，我说什么都不会再去了，这山路我也实在无法走下去了，你看，腿都有些肿了。”我道。

“好吧！”乃光道。

“哎！这才是我的亲老表！”

“咱们交个朋友！”我对曼蒙拉道。

“不！咱们结拜为兄弟！”曼蒙拉高兴地道。

“好！那么，我在金三角就有一位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啦！”

“今天能认识你，是我的福分！也是我们土伢人的福分！”

“这是缘分！”我道。

“弟兄们！摆香案！我要与张老板结拜为兄弟。”



片刻，屋里摆好了香案，我与曼蒙拉每人拿了三支香点着。然后插进香炉里，两人都跪在香案前开始磕头。三个头磕罢之后，由我先报姓名与出生年月。

“我掸邦民族革命军东北战线前线代总指挥……”

我的话还没说完，曼蒙拉吓得急忙起身指着我道：“你是米斯特张？”

“要结拜，你总不能让我胡说八道吧！”我道。

“来人！把他们三人都给我拿下！”曼蒙拉把脸一沉，大怒道。

“我看谁敢动我们总指挥！”郭昌一个箭步蹿到曼蒙拉面前，他那快速的动作，如同一个豹子一样，一下子扑向曼蒙拉，还没有等曼蒙拉和他手下反应过来，郭昌已把曼蒙拉擒住，枪口早就对准了曼蒙拉的太阳穴。在场的人都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惊呆了。我十分佩服郭昌，他不愧是张苏泉二十多年的贴身卫士。可是，为了争取曼蒙拉，我不得不命令郭昌放掉曼蒙拉。

我依旧跪在香案前，一动也不动地对郭昌命令道：“郭昌！不得无礼，放下大头人！”

“总指挥！你快走，他们会向你下毒手的！”郭昌道。

“郭昌！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义’字比命重要！我命令你放下大头人！”

“不！不！总指挥！”

“放肆！我命令你放下大头人！”

“是！”郭昌把枪一丢，放了曼蒙拉。

谁知，那曼蒙拉却一意孤行，他走到大门口大喊道：“给我拿下！”

众人一拥而上，把我们三个人都捆了起来，又拉到院中，把我们三人捆在木柱子上。

“曼蒙拉！我家总指挥三番五次让着你们，把你当成一条好汉，又亲自来看望你，你却加害于他，你不是人，你是土匪！”乃光大骂道。

郭昌晃动着身子，把木桩拧得吱吱直响，他破口大骂道：“曼蒙拉，你这条疯狗，要是敢动我们总指挥，张家军会全军杀过来，到时候你个狗日的定会碎尸万段！”

“曼蒙拉——你听着，张家军可不是打不过你们，而是不愿互相残杀，张家军五千来人就在你的对面，想灭你们跟玩儿一样！你上了缅甸的当，杀害土伕的人不是张家军，而是缅甸九十九师二八七团，他们为了挑起张家与土伕不和才干了这事，让我们互相残杀。你真是个糊涂蛋！大傻瓜！”乃光大叫道。

不管他俩怎么骂，曼蒙拉与萨尔躲在屋里就是不出来。过了一两个小时，他俩才慢慢从屋里走出来。

“你想怎么个死法？”曼蒙拉站在我面前问道。

“由你决定吧！怎么痛快怎么来！”我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当然有话要说，你知道，如果杀了我，会给你们土伕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张家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对付你们，土伕人民将要血流成河！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想，你也会想到这一点的。我张某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死，如果我的死能换取张家军与你们之间的和解，我甘愿含笑九泉。可是，如果我这样被你们杀掉，张家军与你们的仇恨就会达到最高峰，我的死，不但不会给这里的人带来和平，带来好处，反而会给你们带来灾难，因此，这样死我感到很不值得！”我道。



## 八、告别鸦片基地

我那慷慨激昂地死前演说，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曼蒙拉“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对我道：“大哥，小弟服了你！从今之后，你就是我的大哥，我曼蒙拉若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他说罢，给我磕了三个头。

曼蒙拉亲自为我松绑，我笑呵呵地道：“不杀啦？”

“不敢！不敢！”

郭昌、乃光都同时被松了绑。

曼蒙拉把我拉到房屋门口的竹台阶上，对众人道：“从今日起，我们与张家恢复友好，永不再战。我今天也向大家宣布都卡山寨大劫真相，经我军查明，并非张家军所为，是缅甸政府军为了消灭我们土侬共产党和张家军，派出九十九师二八七团来我们土侬都卡山寨，化装成张家军的模样，血洗都卡山寨，挑起我们与张家军之间发生争斗。我们冤枉了张家，我决定亲自送米斯特张回张家总司令部，当面向坤沙司令请罪！”

“噢——噢——噢——”众人一齐欢呼道。

“兄弟们！米斯特张冒险来我们这里说和，大家都看到了，他在死亡面前面无惧色，是条英雄好汉，今天，我与他结拜为兄弟，他——从今之后就是我的大哥，也是我们土侬人的终生大哥，他的地位在我之上，谁胆敢冒犯大哥，就地砍头！”

“噢——噢——噢——”

“请张大哥训话！”曼蒙拉对众人道。

“我讲什么话，再说，我一口中国北方话，谁能听得懂！”我道。

“我来翻译，没问题。”曼蒙拉道。

“好吧！众位兄弟！土侬族父老乡亲们！自古以来，你们与掸邦族共同生活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是这里的大山养育了你们这两个民族，同时，也养育了金三角地区

各个少数民族。土佯族与掸邦族世代友好，这次发生的一会儿误会，绝不会影响到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我希望在这场误会中受到伤害的兄弟们，不要再计较了。最后，我祝土佯族与掸邦族永远友好！”我道。

“噢——噢——噢——”

郭昌和乃光，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司令部门口摆上了一张大席子，曼蒙拉要用他们土佯族最高贵的仪式款待我这位客人。

曼蒙拉命令起舞，在欢快的土佯族鼓乐声中，小伙子们和姑娘们都跳起舞来。

我被拥到上座，一边是曼蒙拉，一边是萨尔。手下在席上摆好很多的调料，并斟好了酒，可是，席上一样菜都没有。我正在纳闷，只见几个人抬了一头正在吱哇乱叫着的生猪上来，当着我们的面杀掉，一盆鲜红的猪血端了上来。

“大哥！请！”曼蒙拉端起竹杯，对我道。“请！”我端起酒杯，与萨尔和曼蒙拉碰杯，便一饮而尽。“来来来，这才是上等的好菜。”曼蒙拉说着，用竹勺舀了勺送到嘴里，接着，萨尔也跟着喝了一勺。我看着那鲜红的猪血，心里直想呕吐，但是，我又不能放下手中的竹勺，于是，我咬紧牙关，闭着双眼舀了一勺送到嘴边，我在心中道：“就是臭狗屎，我也得吞下去！”于是，我一扬脖子，便喝了下去。

接着，一盘盘、一盆盆的生猪肉端了上来，我只有忍耐着，陪着他们一口一口地吞下这些生猪肉。据说，这是土佯人最高贵的宴席。

这时，有四位漂亮的姑娘，在我们席前跳起舞来，曼蒙拉对我道：“大哥，你可以在这四位姑娘中选一位做你的小妾。”

“你大嫂要是知道了非打破你的嘴不可！”我道。

“这是我们山寨的传统规矩，你可以随意选择一位我族姑娘为奴，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什么事我都答应你，就这件事我不顺从。”我说着，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诺罗。

诺罗现在怎么样？她如今还是缅共的区委书记吗？

“哎，曼蒙拉兄弟，我想问你，你们土佤共产党与缅北的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问。

“过去有，现在没有啦。”

“为什么？”

“因为缅共中央已经倒台了，各军区多半都归顺缅甸政府，只有少数的组织独立存在。我们土佤共产党就是一支独立的共产党组织。”

“过去的缅共你熟悉吗？”

“差不多。”

“我问你一个人，不知你认识不认识？”

“你想知道谁？”

“有一位叫诺罗的女区委书记，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知道她。”

“你知道她？快说说，她现在怎么样？”

“缅共倒台之后，她带领二百余人的武装进入掸邦高原中部的金坎大山中当了一名女山寨王。”

“她当了土匪首领？”

“这个消息不会错。”

“她怎么会当土匪？”

“缅共倒台之后，有很多人都占山为王当了土匪，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哎！大哥，你怎么认识她？”

“噢！过去我路过缅共地盘时，曾与她有一面之交。”我没有与他说实话。



我不理解，那么一位漂亮的女人，又对共产主义那么信仰，为什么一下子从共产党的一位领导干部变成了土匪？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她了。

“我以为你和她有什么关系呢！”曼蒙拉笑道。

东北前线与土侏共产党的冲突化解了，曼蒙拉同我一起来到了贺蒙镇，当面向坤沙认错。坤沙与张苏泉十分高兴，并与曼蒙拉签订了两族友好协议。

此时的坤沙与张苏泉对我不但十分佩服，而且也特别放心，对我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怀疑的了。在张家军中，我的地位仅次于张苏泉的地位。也就在此时，坤沙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日益紧张。老将一个又一个的退休去了台湾，年轻将领要代替老将，你争我夺的事件不断出现。坤沙又在加紧准备建国。

这天，坤沙把我叫到总司令部，与我单独商谈建国之事。

“张老弟，这建国治国非有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可，有时，一个主意就等于千军万马。你一枪未放，便解决了东北地区的危机，正说明知识的可贵性。”坤沙道。

“是的，知识就是力量，没有文化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仗，没有文化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我道。

“今日就咱们俩人，你可要和我说心里话呀！”坤沙道。

“你放心吧，我一定说真话。”

“我问你，我想建立‘掸邦国’，你认为合适吗？”

“我认为不合适！至少现在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都知道你们是一支以鸦片为生的队伍，你本人又被世人称为鸦片大王，你要建立独立国家，谁都认为你们是一个鸦片王国，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另一方面，你们掸邦民族属于缅甸的版图，如果宣布独立，缅甸政府也绝不会放过你们的。”我道。



“那么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要是我说，你现在应该放弃你现在的一切，包括毒品和部队，你如今有花不完的钱，子女们个个都从事正当营生，你要得到的，全部都得到了，你还要什么？那个‘总统’有什么当头？弄不好会葬送你的后半生！我觉得现在是你收场的好时候啦！”

“你要我主动投降缅甸政府？”

“这条路不会错！”

“缅甸政府会饶恕我吗？”

“你投降政府后，这里是缅甸的一个省份，你还会继续当你掸邦的首领，协助缅甸政府治理好这个地区。你还可以请来国际禁毒组织，帮你解决这里种植鸦片的问题，到那时，你既有国际组织的帮助，又有政府的支持，我想，金三角毒品问题会得到妥当的解决。”

“我是国际上通缉的毒品首犯，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投降这条路我绝不会走！”

“如果你继续干下去，很可能只有五六年的干头了。”

“为什么？”

“你岁数在这里，古人道，岁数不饶人！”

“这倒是。”

“你岁数一大，大脑就会不自觉地出现问题，新一代将领谁也不服谁，内争火并不可避免，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解决，弄不好，你就会葬身在这样的争斗之中。”

“我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找你谈，想求你留下，代替张苏泉的职务，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绝不会留在这里。”

“为什么？”

“我不像你，我中国老家还有一个年迈多病的老母亲，发妻和娃娃们也都盼着我



早日回家团聚。”

“我给你一二百万美金，你可以先回中国老家一次，把你的家庭都安排好之后再回来。”

“我现在还不敢贸然回大陆，况且，我的事并不是用钱能解决的，你不太了解我。”

“人生在世，谁不是为了钱到处奔波！有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办成！”

“你不能那样认为，虽然多数人都在拼命挣钱，为了钱，有些人什么事都可以干。可是，你不要忘记，在这个社会中，还有一些人被人称为傻子，他们日夜地为民族奋斗，为民族工作。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从不计较得失，甚至，丢掉性命他也在所不惜。”

“我相信有。不过，我不明白，你来金三角到底是什么目的？说你是为了钱吧，你不爱，说是为了地位吧，你不稀罕，我一直不明白，这也是我憋在心里好多天的话，却又不肯贸然问你。”

“你真想知道！”

“想知道。”

“好吧，我今天也向你说实话，要杀要剐随你，也不枉咱们交往一场。”

“你就算是国际缉毒人员，我也不会杀你！”

“你看我像吗？”

“如果是，苗家山区一战我必败无疑！”

“你说对了，我不是。”

“别与我绕圈圈啦。”

“我告诉你，我来金三角鸦片基地的目的，就是想真正的了解金三角。在几年前，有关金三角的传说很多，你坤沙先生的形象在传说中是位绿眼红发的怪魔，吃人不吐骨头，连十几岁的娃娃听了你的名字都害怕。有关你出生的传说更多，说得都离了谱。

我生来就是一位好奇多事的人，正是这种好奇心，把我引到探索金三角秘密的道路上。我探索金三角秘密，想把金三角不为人知的故事写成一本书，让人们都知道金三角是怎么回事，金三角毒品由什么人造成的，什么时候金三角有了鸦片，金三角抗日远征军是怎么回事，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是怎么回事，你坤沙又是怎么回事，我想统统写在书里。”我道。

“好！我支持你写！要写出金三角真实的故事，让众人都知道金三角是怎么一回事，我坤沙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子。我知道，有些所谓的作家，为了想出名，乱写乱扯，他们连金三角都没踏入一步，根本不知道金三角鸦片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我坤沙是何许人也，就满嘴的胡说八道！”坤沙生气地说。

“有些杂志和书，把你说成是国民党残军的私生子，还有人说，你是国民党残军。”

“甚至有人胡说我祖父从中国云南迁到什么湘州，并与当地掸邦族人通了婚，娶了一个掸邦族女人，后来当上了掸邦族土司，这可能吗？又说我祖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到二十一岁，长得很美，也很漂亮。他们写文章，连我们掸邦的风土人情都一无所知。我们掸邦族姑娘，一般十五岁就长成大姑娘了，十五岁就是姑娘嫁人的年岁。二十一岁时长成漂亮姑娘嫁人，除了中国大陆北方。你说这些写书的人，无聊不无聊！”坤沙道。

“我还看到有本书上写到你，说你外祖父招了一位中国小伙子当个养老女婿，生了你坤沙。最可笑的是，他们把罗星汉的出生年月写作你的出生年月。你是1933年5月6日出生，他写成1934年4月13日泼水节。就按他们说的是这个时间，1949年时，你坤沙才十四五岁，他们硬说你在中国云南边境，为李文焕卖命，整天练习砍人头！真是胡说八道。”我道。

“有的人不知从哪里弄个老头的照片，硬说是我，还放在书的封面上。我要是抓到这些胡说八道的‘作家’，非练练砍头给他看看！”坤沙道。

“我这次写金三角，就想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只要不在字眼上侮辱我和我的家人就可以啦！世界毒王，

一个魔鬼，不添油加醋地说我多么多么的坏，谁相信？”

“好！有你这席话，我胆子更大了。”

“你本来的胆子就不小！”

“总司令，最近我就要离开这里啦！”

“我知道留不住你。不过，我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我劝你再住一段时间，我带你走走，去看看我们的海洛因工厂，还有鸦片种植基地。有什么不知道的，就来问问我。要写金三角，就好好地写，多了解一下，别像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家，不但乱说一气，还欺骗读者。”

“谢谢你。”

“不用谢，我的毒品已经走上世界，我也应该让世界了解金三角。”

坤沙说到做到。他安排手下，带我到处参观，海洛因工厂、鸦片种植基地、中文学校、军事学校等等，随意我去。并且，我有问必答，没有谁再敢怀疑我什么，更没有人敢阻拦我。

半个月之后，我便向坤沙提出回泰国。坤沙亲自为我饯行，张苏泉作陪。

“张老弟，说句心里话，我真不想让你走，总参谋长和我一样。可是，我们知道无法留住你。来！这杯酒算是为你送行吧！”坤沙道。

“谢谢你！”

“来，我陪你！”张苏泉说。

我们三人一同碰杯，饮干杯中的酒。

“我不久也要退位去台湾，我希望将来能看到你写的书。”张苏泉道。

“我与总参谋长都是你书中的主要人物，我是鸦片大王，他是金三角小诸葛，坤沙的帮凶！”坤沙笑着道。

“不！是两个大坏蛋！”张苏泉道。



“我不会妄加评论，只写事。”我道。

“好！来！再喝一杯，这杯酒祝你成功！”坤沙道。

“我祝你将来成为中国的著名画家和著名作家！”张苏泉举杯道。

“谢谢！”

我们三人碰杯畅饮。

“张老弟，你这次回泰国之后，就投入写书吗？”坤沙问。

“不！我想去西方游憩数月。”我道。

“想去美国？法国？”

“是的，好多人都说西方国家如同天堂，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我想看看真假！”我道。

“好！说吧，需要多少费用，我送你路费。”坤沙道。

“不必啦，我在泰国还有几个钱，够用的。”我道。

谁知我的话使坤沙十分生气，他把桌子一拍大吼道：“我把你姓张的看做朋友，可是你却……好，我坤沙的钱脏，别脏了你的手！”

“哎！总司令，你别误会！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道。

“说！什么意思？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别说我坤沙翻脸不认人！”坤沙道。

“总司令，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是为张老弟送行。”张苏泉道。

“没关系，把话说开他自然就不会生气了。你们现在并不宽裕，又要建国，钱对你们很重要。我这是去玩儿，玩儿这玩意儿，有钱多花，没钱少花。所以，我怕给你们添麻烦。”我道。

“我们再紧，也不在乎百把几十万块钱。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坤沙吗？”坤沙道。

“好吧，你给我多少我要多少，行吧？”我说。



“好，给你一个数！”坤沙道。

“十万？”

“一百万！”

“不不不！太多啦！”

“五十万！”

“那也不行，你们开支大，会误你们办事的。”我道。

“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坤沙道。

“好吧，我拿三十万，如果你再不同意，我一块钱也不拿了。”我道。

“三十万就三十万吧！”张苏泉道。

“天下还有送不掉的钱！我生来只见过你张老弟是这样，没见过第二个人！”坤沙有了笑脸。

“你没见的事太多了，你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和你一样，眼睛里只有钱？”张苏泉道。

“我这辈子只交了两个知识分子朋友，还都是中国人。可惜呀，我没有福气，两个朋友都要离我而去，一个去西方，一个去东方，只有我飞不掉，死也要死在这个地方啦！”坤沙道。

“你算说对啦！”我道。

“什么意思？”坤沙问。

“这是你的国家，这里的土地是属于你的。可是，属于我们的土地在哪儿呢？是中国！叶落归根，中国才是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正如你一样，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个民族！”我道。

我走了，我离开了坤沙的鸦片基地，因为我没有忘记我的使命。



我离开贺蒙镇，回到泰国，写诗一首道：

早闻二首大名声，  
今次应邀山里行。  
酒逢相劝难入伙，  
恐怕将来落骂名。



## 九、隐居荔科技园

我去了美国，来到第二大城市纽约。纽约市那百层大厦鳞次栉比，繁华的街道整洁漂亮。

我来到那个世界著名的纽约大桥，这座大桥的名字叫皇后大桥（queenborough bridge）。据说，它的桥龄已经二百多岁了。这座大桥，不仅昭示着人类智慧的骄傲，而且也显示着人类建筑史上的光辉。

沿着大桥往东走，就可以去纽约著名的中国城。华人来到纽约，多数都住在中国城。中国城（chinatown）是二百年前由中国人建造的。这里每一个建筑，每一条街道，都记录了海外华人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城里，有一条街道，名叫东百老汇大街（eastbroadway），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它是整个纽约市房地产最昂贵的一条街。

我漫步在街道上，看到繁华的街道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差距很大，街上，各国人都有，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敲着响板、打着铜音鼓，拿着沙球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他们扭动着身体，唱着我无法听懂的歌。从那些人眼中看不出他们是高兴还是悲伤。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中国人。

金发碧眼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嬉笑弄骚，凭着两条肥肥的大腿和一对诱人的乳房向好色男人挑逗着。一个下午时间，我多半都是与她们打嘴仗。

乍一来纽约，感到十分新鲜，但住上几天，便对这种西方城市感到厌倦和无聊。于是，我只在纽约城住了三天，就去了美国首府华盛顿。

华盛顿是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这个名字是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命名的。

由于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朋友，又是独自一人旅游，玩着也没趣。在大街上走，腿都走肿了，我感到没什么意思。在华盛顿四天，我在宾馆里睡了两天。

我离开美国，又去了法国巴黎，看了看巴黎艺术街。在艺术街玩了几天，还是提

不起精神来。后来，我又去了土耳其、埃及等几个国家玩玩儿，最后经澳大利亚去了新加坡。

我进入新加坡，住在中国城南洋旅社。新加坡对我有一种亲切感，不管去哪里玩，好像进入南京城里，没有漂流海外之感。新加坡城市景观虽没有美国、法国等西欧国家那么繁华，却十分实在。在旅社中，服务生满口的中国普通话，报纸也是中文的，并且，还是简化中文字。电视一开，与中国中央电视台一样。大街上，人不太多，汽车也少。唐城坊、珍珠坊等等商城，与中国的大百货商场差不多。我在新加坡住着，没有感到是新加坡，好像是回到了中国。新加坡的天气也十分好，中午有些热，早晚天气如春。新加坡每天中午都要下一次雨，不管雨大雨小，总是要下一次。

我感到，回泰国也没什么事，于是，决定在新加坡开始写金三角一书。

南洋旅社费用低，每天只有五十新加坡币，每天有一百块新币就过得很不错了。

我在南洋旅社开始启笔写《金三角人》一书，从早到晚，我埋头在房间里，不停地写，一口气三个多月，写出四十多万字。可后来却再也写不下去了。各种困难和压力，使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金三角人》流产了！

此刻，我思念家乡的感觉越来越浓。一想到我那年迈的老母亲，我头脑就要炸裂，三个孩子也时时在我梦中出现。

我约来唐城坊画廊一位朋友，弄些酒菜，我们俩喝得烂醉如泥，谁知人喝醉了反而思念家乡更加强烈。我醉意朦胧地赋诗一首：

辞乡孤雁远离群，

飘泊天涯泪纷纷。

南国思故寻杜康，

几杯美酒醉醺醺。

我又回到了金三角。

我回到泰北之后，便想开发山上那片果园地。刘将军与刘太太十分高兴，都支持我上山。

我带了四名工人上山，可是，山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和荆棘，要把这五十多亩果园地开发出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开出一条路进入一个平坦的地方。第二天，我又多带了几个工人，命令四个人专门砍草，向一片竹林开道。又是一天，才到达竹林。第三天，我请了四个当地山民，来山上砍竹子建房。十天之后，四间竹结构住房和两间伙房同时起来。并且，我又建造了一个很大的竹凉亭，专供客人上来乘凉用。后来，又接着盖了五间工人住房。一个月之后，山上初见成效。我搬进山上，开始过起了我的隐居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一个果园式的饲养场建成了。两排猪圈，养了上百头猪；几间鸡舍里养了千余只鸡；水沟里，几百只鸭子在嬉戏；六十多棵荔枝树和二十多棵芒果树也都结了果，芭蕉、香蕉、甘蔗满山都是；空地上各种蔬菜都有。我门口搭起的高架上，爬满了葫芦、南瓜、苦瓜、豆角秧，把门前盖得一点阳光都不露。

一到六、七月里，各种水果陆续成熟，满山的荔枝红得发亮。住在这样的荔枝园里，每天不知吃多少，就连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也不能与我相比了。

看着这满山的丰收果实，我高兴地写道：

初夏山青有微风，

荔枝熟透满山红。

柴门无客静自然，

院中闲坐乐无穷。

这天，我正在山上观赏着我那丰收的果实，刘将军、黄师长和刘太太进山来看我。我十分高兴，把他们请到凉亭中，又让手下摘了很多种瓜果让刘将军等人品尝。

“你住在此地真如同古代一位隐士。”刘将军道。

“是啊，你们看，北面山上一股飞泉直下，泉过门前，灌溉着你这果园和菜地，

又养育着你那么多的猪、鸡、鸭、狗的。怪不得你连下山都少了，原来这里如同神仙般的生活呀！”黄师长道。

“我这里是山泉第一家，要不要喝一杯我这山泉水泡制的乌龙冻顶茶呀！”我道。

“太好了！那就让我们享用一下吧！”黄师长说。

“好！阿雷，给泡壶乌龙冻顶茶！”我对手下阿雷道。

“是！”

时间不长，阿雷把茶献上，我亲手为众人斟茶。

刘将军喝了一口道：“好！好茶还须好水呀！”

“不错，香甜可口。”黄师长道。

“阿雷，通知厨师宁先生，做些好菜，全要咱们山上自种自养的，让刘将军他们品尝一下咱们山上的风味！”我道。

“是，老爷！”

“太好了，没想到，你用半年时间，就把这里建成了一个乐园。”黄师长说。

“闲着没事干，一作自乐，二作消闲。”我道。

“哎，我们这次上山来，一是来玩玩，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刘将军道。

“是好事还是坏事？”我问。

“当然是好事！”刘将军说。

“什么好事能轮到我头上！”

“山上的皇太后请你上山一次，听说她推荐你去政府任职。”刘将军道。

“我？”

“不是你还是谁。”刘将军说。

“我能干什么！”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不想干。”

“想干不想干你都得去见见皇太后，这是礼貌！”

“对，我明天上午去。”

“让县长带你去。”

“还有一件事，我问你，你认识一位女士匪吗？”黄师长道。

“我还认识女海盗呢！”我道。

“我跟你讲正经话！上次咱们的马帮路过金坎大山时，遇上一股土匪。在谈判中，女匪首领问马帮的人，认识不认识你。马帮的人说，你是他们的头儿。那女士匪不但没向马帮要东西，还请马帮的人上山吃了一顿饭，临行时，她带个口信，让你去她那里一次。”黄师长道。

“是诺罗！”我立刻想起曼蒙拉和我说过的话。

“你们真认识？”刘将军问。

“她是我路过缅共时娶的婆娘。”

“什么！你还娶了一位土匪婆？”黄师长惊奇地道。

“那好！看来她要接你上山当大王啦！”刘将军开玩笑地道。

“别开玩笑啦！我绝不会去她那里。”

“她要是来这里找你呢？”刘太太插嘴道。

“很简单！只要她放弃土匪生涯，解散武装，和我在这里过平淡日子，我就要她！”

“说得也是！”刘将军道。

中午，大家在山上一同饮酒吃饭。下午，我和他们一同下了山。

第二天，我由县长陪同，又上了山顶上的皇宫，见到了皇太后。



皇太后见了我十分高兴，她拉住我的手道：“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现在已经加入泰国国籍了，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事。经我推荐，政府已批准，任命你为泰国邮票总监，专门负责国家邮票的监制和发行。这个职务，可是一个好职务呀！”

“谢皇太后，可是……”

“可是什么？公文即将下达到你们县，不久你就可以接到任职公文。还有什么可是的？”皇太后有些不太高兴了。

“太后，我生性粗野，平日闲散成性，不适合在政府任职，请太后原谅！”

“怎么，你是嫌职务太低？”

“不不不，我实在难以胜任！”

“你怎么这么怪，有几个不愿在朝为官的，这可是一个好职务呀！”

“多谢太后！子民心领啦！但是真不能就职！子民学识浅薄，没有做官的能耐，还请太后谅解！”

“那好吧，都说知识高的人清高，我今天算是领教啦。”

“太后，子民绝非清高，子民是怕干不好，误了国家大事！”

“这样，你自己考虑吧！”皇太后不太高兴，便对我下了逐客令。

我从皇宫回来之后，把见到皇太后的事与刘将军讲了一遍。还是刘将军理解我，他道：“不干也好，这样你自由些。”

我回到山上，又开始写《金三角》一书。一连四个多月，我没离开过山上一步。五十多万字写好了，但是，当我回头审阅时，觉得还不如在新加坡写的《金三角人》好。我一怒之下，把全部文稿付之一炬，又开始了闲居的生活。

由于我的特殊地位，我成了泰北颇有名气的华人。这时的泰北，贩毒生意已经蔓延到各村各寨、各家各户。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生意比贩毒更来钱的。

当时，从缅甸拿一公斤海洛因只需三万泰币，运到泰北的村寨里，转手可以卖到

八万到十万。再运到曼谷，价格就是四十万以上，其利润之高令人咋舌。一旦走上这条“发财”之路，十几天或几个月，一个穷光蛋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泰北各镇、市的各行各业，生意十分清淡，不要说支付很多职员的工资，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可是，他们却满不在乎。比如说，美塞有家饭店，很少有人进去吃饭，两层楼的餐厅，几十张座位，常常空无一人，光是女服务员就有三十几位，每位女服务员的工资都在五千元以上，男职员还有十几位，经理怎么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呢？这还不说，光他家就拥有两辆豪华轿车，另有三部工具车，驾驶员一共有七个。这里面的奥妙，只有金三角的当地人知道。其实，门面生意就是门面，门面是给人看的，赚钱不赚钱并不重要。如果你暗中调查一下，在泰北做门面生意的，没有一家不亏本的。有些大毒贩，为了掩人耳目，专门在闹市区做些亏本的买卖，两元钱买，一块半卖，这是常有的事，只要来来往往的客人多，就达到目的了。如果没有门面生意，你那么有钱，钱从何而来？谁都会怀疑你是做毒品生意的。

在重利的诱惑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很多人放下正当的生意不去做，都去参与贩毒。泰国警方在各个路口设卡，搜查毒品，一个个的毒贩落网进入大牢。可是，在金钱面前，不怕死的人大有人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警察有警察一套搜查方法，毒贩有他们的另一套偷运办法，汽车轮胎里，油箱中，到处都是毒贩藏毒品的地方。还有的人把工具车的底子拆掉，改成夹层，专放海洛因。

最使警方头痛的是儿童贩毒队伍，一些贩毒分子，利用十至十五岁的孩子运送海洛因。一个孩子把一公斤海洛因送到曼谷，可以得到一万元的报酬。一般的孩子，每次可以送两至三公斤。也就是说，他们去曼谷一次，可以拿到两三万泰币。泰北的贫苦山民，都愿意让孩子去送毒品。一旦警方搜查到，只会没收毒品，娃娃们不够犯罪年龄，抓到之后，警方取了证，便立刻放了娃娃。总而言之，贩毒分子们无孔不入，什么花招都用上了。

还有的人采取邮寄法，把毒品藏在包裹中邮寄，既安全又保险。后来，警方发现之后，立刻采取措施，让邮局安装了X光设备，这样才堵住了邮寄这条路。

近来，贩毒分子又买通银行，利用运钞车运送毒品。有一次，清莱警方一次就从

运钞车中搜出上百公斤海洛因。

我在荔科技园里，几乎每个月都有十个以上的贩毒分子上门求我做海洛因生意。面对着这些金钱的诱惑，我从来都是一句话：“海洛因生意，我坚决不做！”

1992年秋末，正是这里雨季刚刚结束的时候。雨季过后，万物一新，山中的空气十分新鲜。

从我远走他乡到如今，已经整整六个多年头了，思念之情越来越强烈，于是，我决定回中国一次，去家里看看。

谁知，正当我准备回国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我不得不放弃回国的打算。刘将军通知我去他那里，我上了二楼客厅，刘将军与黄师长都在客厅里等我。

刘将军见我来了，他笑嘻嘻地对我道：“张先生，马帮在缅甸的掸邦大山区被土匪全部劫去。”

“什么，马帮被劫你却喜笑颜开？”我不解地道。

“是你的那位土匪婆干的，她说，你不去，她不放行。看来是想你想疯了吧！”刘将军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你说的是真是假，不是开玩笑吧？”我半信半疑地问。

“扎凯！来二楼一下，张先生有话问你！”刘将军站在窗口，对外喊了一声。

“有！”

扎凯上了楼，一见我便说：“头儿，你可来了！”

“你跟张先生讲讲怎么回事。”刘将军道。

“好，头儿……张先生，是这样，我们马帮奉命为美塞洪发号珠宝行去运玉石，回来时路过掸邦山区金坎大山时，又遇到了那股土匪，那土匪头目是位不到三十岁的女人，她自称是你婆娘。过去她也曾劫过我们，并向我们打听过你的事，我们如实讲了你的情况，她让我们带信给你，让你去她那里一次，我回来之后和刘将军说了，可

是你没去。这次她扣住了咱们运的货，让我回来请你上山，如果你不去，她就不放行。头儿！你就跟我去一次吧！”扎凯道。

“这个臭婆娘，真能作精！”我道。

“怎么样，张先生，你去不去？”刘将军道。

“不去行吗？那么多的货被扣，怎么向货主交待？”黄师长道。

“去！”我道。

“对！去把她接来，别让她再当土匪了，那碗饭男人都不好吃，别说是个女人了！”刘将军说。

“明天早上出发！”我道。

“美塞对面的大其力，有摩托，一天可以到达景栋，再有半天，就可到达上山的路，走上一天时间就到了。”扎凯道。

“好吧！”